

戰時綜合叢書

0.83
3
13



我

們

的

外

蒙

古



9
17
37

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戰時
綜合
叢書

我們的外蒙古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版權所有

編輯者 獨立出版社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漢口 花樓街十六號

戰時綜合叢書例言

一、本叢書編輯主旨，在闡揚抗敵建國理論，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激發民族獨立精神，並供從事訓練及宣傳工作人員之參考。

二、本叢書包括抗戰重要文獻，舉凡黨的問題，建國問題，民族問題，戰時政治問題，軍事問題，國防經濟問題，世界輿論，抗戰後之敵人動態，教育與青年問題，民衆動員問題，及抗日先鋒勳績，日寇暴行紀述，均以實際問題，可靠材料爲主。

三、本叢書第一輯計下列二十種：

- | | |
|--------------|----------------|
| (一) 領袖抗戰言論集， | (二) 黨國先進抗戰言論集， |
| (三) 抗戰文獻， | (四) 健黨與建國， |
| (五) 民族至上論， | (六) 統一與抗戰， |
| (七) 到民主政治之路， | (八) 建國在作戰的時候， |
| (九) 第二期抗戰， | (十) 論游擊戰， |

- (十一) 抗戰與經濟，
- (十二) 抗戰與生產，
- (十三) 我們的外蒙古，
- (十四) 中日戰爭與世界輿論，
- (十五) 彷徨沒落中之日本，
- (十六) 戰時教育論，
- (十七) 青年往何處去，
- (十八) 民衆動員問題，
- (十九) 抗日先烈記，
- (二十) 日寇燃犀錄。
- 四、本叢書所輯文字，對於理論與具體方案務求兼顧，使不流於空言無補之弊。
- 五、本叢書所輯文字，文筆務求通順流暢，力避冗長晦澀及意識不正確者。
- 六、本叢書每冊各附導言或編後記，並各殿以討論大綱，以便各訓練班或小組討論會之應用。

目次

	次	目
第一章	序論	1
第二章	外蒙古問題之史的檢討	2
第三章	外蒙二次獨立與蘇俄	5
第四章	外蒙古的政治現狀	10
第五章	外蒙古的經濟情形	14
第六章	外蒙古的教育	20
第七章	日人眼中的外蒙古——外蒙人民生活習俗管窺	23
第八章	日本侵華與外蒙	36
第九章	抗戰中的外蒙古問題檢討	40
附討論大綱		55

第一章 序論

「外蒙古問題」，在我國的歷史上，佔了極重要的一頁，尤其中華民國誕生以來的短短的二十七年的歷史中，使每個國民都不會忘記了外蒙古。而「八一三」的抗戰以後，一般人對「外蒙古問題」更加注意了，平緩綏的失守，在軍事上說來，外蒙如果能出兵，則適足拊日軍之背，大足影響戰局，因此對外蒙出兵的祈望心，極爲熱切，即輿論界亦莫不作如此的鼓吹，報上偶有一二電傳外蒙出兵，大足挑起讀者的興奮情緒。可是一直到了今天，外蒙古的出兵，仍然是闕訛的春雷之聲而已，竟有人爲之心灰意冷，一向說「駐日大使如一撤回，外蒙馬上會出兵」的人，也突然改變其口吻，而謂「外蒙出兵問題亦即蘇聯出兵問題」以自圓其說，且一再說是有蘇蒙互助協定之故；而中俄互不侵犯條約，則偃旗息鼓不談了。

自從民國十年外蒙古二次獨立以來，便與祖國成一種隔離狀態的局面，而一切文物制度，全模仿蘇俄，其「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我們要飛過個人資本的發達期，從遊牧狀態，直接衝入共產主義的社會裏去」（蒙古國民黨領袖林弟氏語），其與蘇俄關係之密切，固可想見。本書各章亦都有詳盡的記述。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俄蒙間訂立互助協約之後，兩者成了軍事上的攻守同盟，竟使有見解的人，會懷疑中蘇間的互不侵犯協定，風聞了許久之後，在淞滬大戰中才簽訂，且是互不侵犯，而非互助，大

足使人難堪。但是我們的約法及憲法草案都明明白白的規定，外蒙古是我國的領土之一，民國二十年的國民會議議決案亦只許外蒙古自治不承認外蒙獨立，中蘇條約中亦並不否認中國對外蒙有宗主權，而一直到如今，除了蘇聯政府之外，國際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為獨立國家。從事實上講，外蒙古雖然有一種變態的存在；但從法律上講，外蒙古仍是我們的領土之一。

所以我們不僅是要取消外蒙的獨立，而且在全面抗戰之際，進一步的還要外蒙盡其出兵的责任。本書之編輯，因為外蒙問題已成時下許多人關心的中心問題之一，所以提供翔實的材料，希望大眾對外蒙問題有正確的認識，並以外蒙的取消獨立與出兵抗日的兩大問題作結尾。書中各文採用書報雜誌，其後均附有說明，以存其真，示不掠美。

編者對「外蒙古問題」，素無研究，錯誤之處，自屬不免，還希望賢明的讀者，予以指教是幸。

第二章 外蒙古問題之史的檢討

本章敘述外蒙古問題開展之史的經過，起於帝俄侵蒙而終於最近。

近代著名歷史學家海斯 (Hays) 說：「自彼得大帝 (1672—1725) 以來，俄羅斯的歷代君主，均努力於獲一窗戶——海口」。因俄國地處北部，而地廣民衆，亟需一海港。彼得大帝的努力，雖在芬蘭灣頭得到一個「足以俯瞰歐洲的窗戶」，可是這海港半年要在冰凍之中，不通舟楫。不得不另求其次，但是在歐洲的努力，受到嚴重的打擊，如克里米戰爭 (1854—1856) 中的屈降；於是不得不回顧到中東，

企圖越阿富汗波斯出波斯灣，却又受到英國的反對，一八八四年英俄幾乎要開戰，於是又回顧到遠東來，時在十九世紀末葉。

那時遠東的老大帝國，積弱不堪，更甚於近東病夫的土耳其，日本雖然受了外來的刺激，奮然自強，維新於明治之世，但其實力尚未昭示世人，想不致如歐洲列強般干涉得厲害，再則歐洲各國對遠東頗有鞭長莫及之慨，而俄國西伯利亞的經營已經成功，很可作為侵略滿蒙的根據，不難在遼東半島獲一不凍之港。

然而正在這時中日戰爭發生，中國大敗，締訂馬關條約，賠償軍費，割讓台灣遼東，俄國聞而大驚，因為遼東俄國是認為她的獲得東方海港的理想國地，今一旦而為日本所有，則前途豈非絕望？遂決意干涉，一八九五年三月三十日聯合法德干涉日本交還遼東。日本當時自知實力不及，只有屈服，却並不因此甘心，故有日俄之戰 (USSA 1905) 得遼東之南部，俄知日本勢力不可侮，鮮滿不易插足，乃不得不退而圖外蒙與新疆北部，故有一九〇七年日俄密約之締結，彼此劃定勢力範圍，各努力積極經營。自此以後，中俄外交史中，外蒙古的問題佔一大部份。

外蒙古之所以發生問題，固然由於國際勢力的侵入，但滿清政府對外蒙治理之不當，才引起外人的覬覦，同時使蒙民心理上發生反感，而有外向之心，俄蒙比隣，自適足引起俄國的侵略，設外蒙古不受俄國的引誘，也許不致發生問題，永遠仍在「愚民政策」的統治之下，一九一〇年日俄二次協約成立以後，日俄更進而締結第一次密約，竭力謀彼此在東亞侵略事業上之提攜，俄國侵蒙，於是更為激進，慈惠蒙古活佛為君主，斷絕與中國的臣屬關係，外蒙獨立，遂成爲不可避免的了。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六月，外蒙諸王公以會盟的名義，由杭達多爾濟親王等召集四盟王公，密議獨立，全場通過，署名蓋章，推杭達爲外交部長，杭達秘密到莫斯科請求俄政府援助。那時却巧武昌

起義，各省紛謀獨立，俄國認爲千載良機，便派遣軍隊，絡繹入蒙，到是年十月，部署已定，於是聲言：

「革命黨人，已帶兵取道張家口來庫，希圖擾亂蒙疆。我喀爾喀四部蒙衆，受大清恩惠二百餘年，不忍坐視，我佛晉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已傳檄調四盟旗兵四千名，進兵保護大清皇帝。」

這實在是個烟幕彈的大謊！因爲蒙衆隨後不但沒有保護皇室，反而驅逐清官吏庫倫辦事大臣三多，發布獨立宣言謂：

「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年恩遇，不爲不厚，乃近來以來，滿洲官員，對於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爲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佈獨立，以期萬全。」

於是推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蒙古國皇帝，是年十二月，行即位典禮，稱蒙古帝國，建元共戴，設都城於庫倫口庫京。

外蒙獨立，蒙兵數千，但聲勢很浩大，因爲一方面有俄軍將官在內指揮，他方面並有哥薩克騎兵參加作戰，軍器都由俄方供給，俄國且借給軍費。

外蒙獨立以後，俄政府即照會清政府要求：（一）中政府須認俄人自庫倫至俄邊境有鐵路建築權；（二）中政府須與蒙古訂約，聲明不在外蒙駐兵，不在外蒙殖民，允蒙人自治；（三）中國治俄主權，改隸辦事大臣，中俄交涉，仍由兩政府協商；（四）俄飭俄領官協助，担保蒙人對於中國應盡之義務；（五）中國在蒙古有改革事宜，須先與俄商。一面並承認蒙古獨立，密派俄前駐京公使郭爾爾惟慈抵庫倫，訂立俄蒙協約商務專條，開礦合同，築路條約，電線條約，一面派外交大臣薩佐諾夫到倫敦與英大臣古行許以西藏權利的交換，又與日本桂太郎訂結分割滿蒙協約及密約。這樣國際的干涉，既已免除，時

中華民國已建立，於是再向我外交部提出四項要求：

- 一．俄與庫倫條約有效；
- 二．蒙古行政改革借款，由俄供給；
- 三．俄在蒙古自由行動；
- 四．俄京至庫倫鐵路，中國不得反對。

我外部遂與俄使庫朋斯齊開始談判，經數十次之折衝，才議定聲明文件五款，及附件四款，我國僅得對外蒙古有宗主權的虛名，所有殖民，派官，駐兵均已無權。此項中俄聲明文件互換之後，到了民國三年九月八日，中俄外蒙三方各派代表到恰克圖舉行會議，歷時九月，一直到次年六月七日，簽訂中俄蒙協約，照條文所載，中國承認蒙古有自治權，俄國承認中國在蒙有宗主權，蒙古亦承認中國有宗主權，外蒙政治上之條約，俄承認中國有締約權，經濟上之條約，蒙古有對外自由訂立之權，俄有領判權；中國在蒙有監視外蒙自治官府之權，中俄貨物入蒙無稅，外蒙政治問題，中俄商協辦理。

卷

第三章 外蒙二次獨立與蘇俄

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革命，帝俄駐庫倫領事及白黨領袖謝米諾夫打算以外蒙古爲恢復皇室的根據地，在赤塔招募軍隊，游說活佛，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外蒙王公，不堪其苦，日本浪人和俄國布爾雅特人相繼到庫倫，社會秩序頗受擾亂，於是蒙人才覺悟到自治之所益，仍是想回到娘家來！取消

自治。我國政府派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馳抵庫倫，庫倫父老迎於郊外，大有「重見漢天子威儀」之慨。於是具呈請求撤銷自治：

「外蒙目前清康熙以來，卽隸屬於中國。……嗣後訂定協約，外蒙自治告成，中國獲宗主權之名，而外蒙官府，喪失權利；迄今自治數載，未見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令人誠有可嘆者也。近來俄國內亂無秩，亂黨侵境。……以故本官府窺知現事局況，召集王公喇嘛等屢開會議……咸謂近來中蒙感情敦篤，日益親密，……各願撤自治，仍復前清舊制。……再前訂中俄蒙三方協約及俄蒙商務專約并中俄聲明文件原爲外蒙自治而訂者也，今既取消自治，前訂條約，概無效力。」

外蒙古的第一次獨立，於是跟着俄羅斯帝國的覆亡而消失了。

然而外蒙古的第二次獨立却隨同新俄的崛起而演出。原來外蒙古民八取消自治以後，不及年半，又宣告第二次的獨立。因爲俄國內白黨想利用外蒙古以爲恢復皇室之根據地，而日本則因新俄政府宣言廢棄日俄間之秘密同盟，大起恐慌，決心扶助帝制派的俄國白黨謝米諾夫高爾哲等以與赤黨抗衡而實行其侵略滿蒙的陰謀，加之外蒙取消獨立後，日本更認爲對她的大陸政策有重大阻礙，於是分派浪人到蒙，勾結謝米諾夫等，並供給他大量的軍械，以智識淺陋眼光短小的活佛，怎能當浪人亂黨的利誘威嚇兼施並用？外蒙古之二次獨立竟亦不可避免，萬不料獨立後的外蒙在蘇俄政府卵翼之下而抵於今，謝米諾夫不過成人好事而已。

其初謝米諾夫招集布里雅特內蒙古等處的蒙古代表，在替達地方舉行會議，日人鈴木少佐亦參與其事。會議中決定建設大蒙古國，北起貝加爾，西起新疆，東達滿洲。於是在達烏里組蒙古全體中央政府，其下暫設內務，財政，陸軍，外交四部。民國九年謝米諾夫在外蒙招兵二萬，以謀大舉，其部下巴龍恩琴率領俄匪三千于二月二日攻陷庫倫，三月二十一日外蒙宣告第二次獨立。但臨時政府不聽謝米諾夫的

指揮，被解散改組，去職的一批青年，因不見容於白黨的謝米諾夫，於是相率去與赤黨的西伯利亞遠東共和政府聯絡，大受歡迎，因為遠東共和政府深知謝米諾夫的存在，實為背後巨敵，於是給以大批軍械糧餉，開始攻取恰克圖，是年夏更進陷庫倫，組織正式蒙古國民政府，是為民國十年，西曆一九二一年，共戴十一年，蒙曆六月初六日。

是年十月五日，外蒙派遣代表到莫斯科與蘇俄當局訂立俄蒙修好條約，內容大旨如次：

- 一．蘇俄承認蒙古國民政府為蒙古之唯一的合法政府。
- 二．蒙古承認蘇俄為俄國之唯一的合法政府。
- 三．兩協約國負有左列之任務：

(1) 兩協約國無論何方之領土內，不許有「以反抗他方或顛覆其政府為目的之團體及個人」之存在；同時不許「以與他方戰爭為目的之軍隊」，在自國內動員或募集義勇兵。

(2) 不許輸入武器，或促其領土內通過於「締約國直接間接為戰鬥行為之團體」。

四．蘇俄派全權代表駐蒙古首都，派領事駐科布多烏里雅蘇台恰克圖及其他之都市。

五．蒙古派全權代表駐蘇俄首都，派領事於與蘇俄政府協定之俄境各地方。

六．蒙俄間國境，由兩國間特定之委員會會定之。

七．各締約國居民，居留於締約國他方之領土內，享有最惠國國民之權利與義務。

八．各締約國之司法權，無論關於民事或刑事，在其領土內，適用於締約國他一方之國民，但不適用體刑。

九．兩國間輸出或輸入之貿易，須納法定之關稅；但稅率不得超過「由其他最惠國國民所徵之關稅。」

十·蘇俄政府無償的以存在蒙古境內之電信局及電信裝置，讓與蒙古政府。

十一·特行協定俄蒙間郵電之交換，及經由蒙古電信問題之解決。

十二·蒙古國民政府，對於在蒙古境內，所有土地及建築物之俄國國民，宜與以適用於最惠國國民同樣之土地所有權及賃借權；但俄國國民對此，宜負擔徵納法定租稅及賃貸費之義務。

從上面的協約內容看來。

(1) 蘇俄政府已承認蒙古爲獨立國；

(2) 取得居留權；

(3) 取得關稅優待權。

蘇俄政府根據這個協約，於是可進行她的侵略政策了。

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日當蘇俄對華發表二次由加拉罕起草的宣言之後，越飛繼優林東來活動之際，蘇俄政府與外蒙代表却在莫斯科更進而締結密約，計有兩種：

密約一

第一條 外蒙政府須宣佈公有森林及礦產，不在私人地內者，俄蒙人民均有開採墾伐之自由權。

第二條 嚴禁外蒙內特權階級之天然財源所有權，各種礦產，須由蘇俄工業家開發，但蒙人亦得被僱工作。

第三條 金礦之經營管理法，由俄國委員担任之。

第四條 庫倫政府須聘幹練之俄人爲顧問。

第五條 蘇俄政府承認蒙民自治，但須組織革命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從新建設一切。

第六條 庫倫政府須准俄軍長駐外蒙保衛邊境，藉防華人之侵犯。

密約二

第一條 蘇俄政府與外蒙政府取互相協助之精神。

第二條 外蒙每歲以糧食二十萬甫特供給蘇俄，由蘇聯政府酌予代價。

第三條 蘇俄每歲以價值二十萬盧布之罐頭及呢絨布疋等項工業製造品，供給外蒙，並免在俄之出口稅。

第四條 外蒙境內各處鐵路及汽車路，並金銀銅鐵錫鉛煤各項礦產，無論何時發現，均須由俄蒙合辦，或俄國獨辦。

第五條 外蒙境內，所有江河流域之漁業及各地之鹽池，均須由俄蒙合辦，或由俄國獨辦。

第六條 俄人在外蒙享有特別待遇權，外蒙所有一切權利，不得讓與其他各國。

接着根據這密約的發展還訂立了圖什圖業汗金礦探掘權私約四條，取得該汗金礦開採權；赤庫鐵路契約十二條，取得赤庫路建築權。這樣一來，外蒙名則獨立，實則完全在蘇俄統治之下了。

我政府一再交涉，卒於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締定中俄協定十五條。其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聯政府聲明：一俟有關撤退蘇聯政府駐外蒙軍隊之問題，即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安籌辦法，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商定，即將蘇聯政府一切軍隊，由外蒙盡數撤退。」但事實上一直到了今天，外蒙古還是同以前一樣的狀態。而且自從一九三五年「滿洲國」成立後，滿蒙間的邊境時起衝突，特別是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的兩次，形勢最爲嚴重。「滿洲國」及日本關東軍部，竟向外蒙政府要求派代表常駐庫倫，並架設滿蒙間的特別電線，經外蒙嚴詞拒絕，但雙方成立邊境委員會，以解決邊境問題。但是這不過是表面的文章而已。

因此，外蒙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阿摩爾（Amor）與內閣總理銀東聯合致函蘇聯執行委員

會主席加里寧及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請求援助，得蘇聯的允許，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由蘇聯代表泰洛夫（Tarov）與蒙古政府代表訂立互助協約共四條，期效十年：

第一條 蘇聯或蒙古共和國受第三國的侵略威脅時，該兩國政府即刻共同審查造成的局勢，並採取一切能保障其安全的必須處置。

第二條 蘇聯與蒙古兩政府在訂約國之一方受軍事的侵略時，須互相準備一切的援助，包括軍事援助。

第三條 蘇聯與蒙古兩政府認為不必要時，根據相互協商，爲得履行第一第二兩條記載的約束，其中的一方駐紮於另一方的領土的軍隊須即刻撤退，如一九二五年蘇聯軍隊退出蒙古共和國領土一樣。

第四條 議定書以俄蒙國文字寫成二份，兩種條文，均爲有效。自議定書簽署之日起施行，其有効期間繼續十年。

左列條文，到了四月八日正式在蘇聯官報上公佈，但在公佈前一週，將抄本送達我外交部，我提出抗議，聲明此項議定書破壞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中俄協定，損害中國主權，李維諾夫則辯稱並沒有損害中國主權。

●

第四章 外蒙古的政治現狀

被謝米諾夫排斥而去的左傾分子的蒙古青年，得到蘇俄遠東共和政府的幫助，一舉而殲滅巴龍恩琴

的羽黨，在庫倫組織正式的蒙古國民政府。因為當時的人心，對活佛仍極信仰，故仍承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君主，惟毫無權力，而政府的組織也極單簡，到了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哲布尊丹巴去世，政府聲稱不復有轉世可能，於是於十一月召集國民會議，廢棄帝制，宣言共和，制定憲法，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會議，改庫倫名爲烏蘭巴圖爾和特——「赤勇之都」。

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規定國體及權利義務：

一·蒙古爲獨立人民共和國，主權屬於勞働國民，而由國民會議及由國民會議選出之政府行使之。
(第一條)

二·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目前國策，除剷滅封建殘餘勢力外，建立民主制度新共和國。(第二條)

三·依照立國原則，政府根據以下的方針施政：

(1) 土地、森林、水澤及其他土壤，皆爲勞働國民共有，私有權概行廢止。

(2) 一九二一年革命以前所締結之國際條約及借款，一概認爲無效。

(3) 政府採取經濟統制政策，國外貿易由國家經營之。

(4) 爲保護勞働人民階級，及防止內外反動勢力之發生，組織蒙古人民革命軍，對勞働者施以軍事教育。

(5) 勞働者之言論、集會、結社，均絕對自由，政府須保障與援助之，并須努力增進勞働者的知識與普及義務教育。

(6) 舊王公貴族之稱號及其特權，一律廢除。(第三十五條)

(7) 鑒於全世界勞働階級，俱從事於資本主義的消滅及社會主義的建設，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對外政策特別注重全世界的被壓迫勞働階級之利益，並且期望和他們作根本的合作。

(8)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可以保持友誼關係，然如有侵害蒙古人民共和國者，則絕對予以抵抗。

(第三條)

其第二章以下的內容主要是關於統治組織的部份，茲述其大略如下：

一·蒙古人民之最高權力，屬於大國民會議。閉會後由小國民會議行使之。小國民會議如在閉會期間，由小國民會議之常務幹部會及政府行使之。(第四條)

二·大國民會議由總部，都市，農村及軍隊代表組成代表會，每年依照人口比例選舉之。(第九條)

三·大國民會議規定每年舉行一次，由小國民會議召集之，此外，依一定程序可臨時召集議會。

四·小國民會議由大國民會議選出，其行動由大國民會議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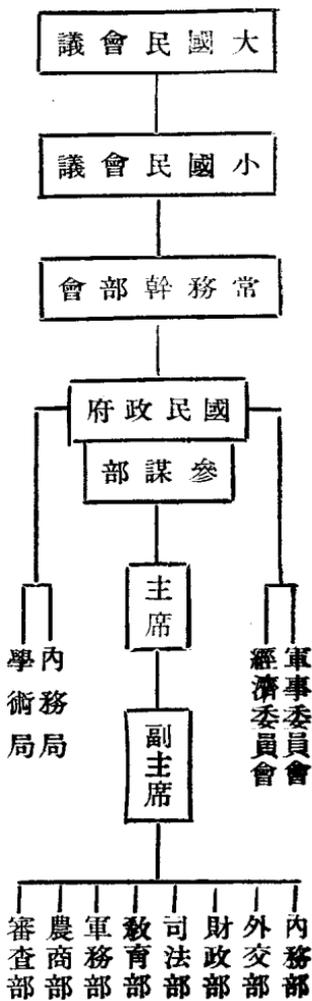
五·小國民會議係最高行政機關，執行大國民會議之議決案及黨法。(第十二條)

六·小國民會議每年至少召集二次，選舉五人組織常務幹部會及選舉其他政府閣員。(第十一條，第十三條)

七·政府執行一般國務，由主席、副主席、軍事委員會及經濟委員會長，以及內務、外交、軍務、財政、司法、教育、農商各部長及審查院院長組織之。

上面是關於規定統治組織的大綱，此外有關於選舉權、被選舉權、編制預算及國旗之規定(國旗亦爲紅色)，一切都脫胎於蘇維埃體制。其中如大小國民會議，常務幹部會及政府的各種組織系統，和蘇聯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會、及人民委員會等之組織頗爲相似。

下爲蒙古人民共和國政治機構表。



最近的內閣組織：內閣總理兼外交部長銀東(Guendoun)，第一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巴山(T'choi-Bal-san)第二副總理兼陸軍部長特密德(Demid)，小國民會議的主席是杜克桑(Doksan)。

蒙古的獨立運動，實源於「蒙古國民黨」及「蒙古青年革命團」。「蒙古國民黨」成立於一九二一年，係被謝米諾夫排斥而走的左派亡命青年，在俄屬伊爾庫次克組織的，初稱「蒙古國民革命黨」，首創者為段曾，第一次結黨時只二十三人，其後逐年增加。其黨綱幾全抄襲俄國共產黨的黨綱，一如其憲法抄襲蘇維埃憲法。現列其大綱如左：

- 一．黨員須絕對服從黨規及嚴行黨的紀律。
- 二．行極端的中央集權主義，黨之幹部對黨員有絕對權限。
- 三．各機關各地方須隨處張貼黨綱，以便利黨員約束。
- 四．新加入黨員須經一定之考查時期，平民四月，貴族喇嘛八月。

「蒙古青年革命團」之組織與俄國共產黨青年團相同。不受國民黨之指揮，直受第三國際領導，立於蒙古政府與「蒙古國民黨」之後，處於監督領導的地位、

「蒙古國民黨」領導政府，而青年革命團則更指導國民黨，無異是蘇俄統屬蒙古。

本章採自：史天行譯永啓修明：今日之外蒙。

第五章 外蒙古的經濟情形

外蒙古共和國面積共一百五十五萬三千五百平方公里，等於英法德三國國土的總和。至於人口，迄今尚未有精確的統計，大約有八十萬，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〇・五人，其中蒙古人佔百分之九十八，漢人有五六千，蘇俄人民留居外蒙者有三萬人，布加里雅特人在外蒙的也很多。

外蒙古的地域，除原有阿國蒙古，喀爾喀蒙古以外，並包含西部科布多蒙古。獨立前，是包括唐努烏梁海在內，而總稱爲外蒙古。唐努烏梁海亦已獨立，自成脫巴人民共和國。原有的外蒙地域，在舊制度下分爲四部四盟，就是：克魯倫巴爾和屯盟，車臣汗部，阿林盟土，謝圖汗部，齊齊爾里克盟，三音諾顏汗盟，扎克原河畢都里亞諾爾諾，及扎薩克圖汗部。科布多蒙古又分七部，就是：杜耳伯特部，輝特部，新土耳其特部，新和碩特部，扎黑生部，明阿特部，及額魯特部。共和國成立以後，關於地域的分割，大體仍襲舊制，只是名稱都改新了，內中很有小部份，稍爲變更。原有盟部的行政組織，都一律改爲蘇維埃式的地方行政制度。茲把新舊地域的劃分，對照如下：

外蒙古的經濟情形

新行政區名
 舊行政區名
 汗肯特烏拉 車臣汗部(克魯倫巴爾和克盟)
 卜克多汗烏拉 土謝圖汗部(阿林盟)
 齊齊耳里滿特林烏拉 三音諾顏部(齊齊耳里克盟)
 汗台希里烏拉 扎色克圖汗部(畢都爾雅諾耳盟)
 外蒙的地理環境，限定其經濟形態。外蒙人民的基本經濟活動是牧畜，牧畜在國民經濟總所得中佔百分之七十，農業只佔百分之三十。蒙古畜類的統計，言人人殊，茲將各方的統計抄列如下：

調查者	牛	羊	馬	駱	駝	共計
外蒙政府	10,000,000	1,500,000	1,350,000	270,000	13,700,000	
農工公報	50,000,000	20,000,000	28,000,000	1,000,000	79,000,000	
經濟討論處	11,500,000	1,725,000	1,850,000	256,000	15,331,000	
他部洛西阿夫	11,500,000	10,500,000	2,500,000	270,000	24,770,000	
吉田	33,000,000	200,000	2,200,000	15,000,000	39,400,000	
克拉米西夫	11,500,000	1,725,000	1,850,000	370,000	15,445,000	
總計	107,000,000	35,690,000	37,730,000	1,770,000	187,190,000	
折衷平均數	17,850,000	5,948,000	4,620,000	2,862,000	31,282,000	

上列六種統計，皆爲一九三〇年以後的統計。數目最大的是農工公報(日本調查)，合牛，羊，

馬，駱駝四種畜類的總額，爲七千九百萬頭；數目小的是蒙古政府的調查，爲一千三百七十一萬頭；其他二千萬三千萬不等。
至於分配的情形如何？亦可從下列統計中得之：

類 別	每 年 產 額	本 地 消 耗 額	總 輸 出 額
羊 皮	三、二〇〇、〇〇〇張	二、三〇〇、〇〇〇張	一、三〇〇、〇〇〇張
牛 皮	四、五〇〇、〇〇〇	三、七〇〇、〇〇〇	三、七〇〇、〇〇〇
馬 皮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牛 羊 肉	六、〇〇〇、〇〇〇担	二、八〇〇、〇〇〇担	二、八〇〇、〇〇〇担
羊 毛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駱 毛	二、六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馬 鬃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總 計	一、〇九〇、八〇〇担	三、四二九、七三三張	一、六四五、二八八張
		三、四六、〇〇〇担	七、四四、八〇〇担
		二六・一九%	七三・八一%
		五三・五五%	四六・四五%
		一一・四二%	七八・五八%
		一八・一八%	八二・八二%
		三三・三三%	六六・六七%
		二二・八二%	六八・一八%
		四八・一五%	五二・八五%
		二二・七五%	五〇・〇〇%
		六二・五〇%	三七・五〇%

現在外蒙的牧畜採取共營制度，一九三一年夏季全蒙有七百四十所國營牧場，參加人員達十七萬，佔全人口的三分之一。

外蒙的農業，只限於色楞格和鄂爾渾河流域才發達，向佃由漢人經營，現在國營農場佔全面積的百分之六十。主要的農產物爲小麥，大麥，燕麥，但仍不足供國內之需，故五年經濟計劃中，預定在五年

終農產品可以自給。

現在我們一述外蒙的貿易：

「外蒙與蘇聯的貿易，是逐年向上增高，從一九二三年——二四年度三百四十七萬四千盧布，中間僅八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一年竟達六千六百十七萬盧布，有十九倍的驚人發展（試看下面的貿易表）：

年	度	輸 入	輸 出	共 計
一九二三	— 二四	一、五〇四	一、九七〇	三、四七四
一九二四	— 二五	二、七六九	三、五八三	六、三五二
一九二五	— 二六	三、六七〇	三、七三五	七、四〇五
一九二六	— 二七	四、六三三	七、五五三	一二、一八六
一九二七	— 二八	七、五四六	一二、〇八九	一九、六三五
一九三〇		一七、八一九	一九、七四五	三七、五六四
一九三一		三七、三四二	二八、八三三	六六、一七六
一九三二		四一、三九五	一九、二七八	六〇、六七三
一九三三		三八、五六二	一七、三六九	五五、八三一
一九三四		四四、八〇六	二〇、五六一	六五、三六七
一九三五		四六、一〇二	二一、六八九	六七、七九一
一九三六		四九、二〇二	二二、八五二	七二、〇七四

關於蘇蒙二國之經濟貿易關係的逐年向上發展，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第七次全聯邦蘇維埃大會席上，貿易人民委員會阿別·羅喀果氏把它和脫巴人民共和國放在一塊，看如下的報告，更可明白：

「唐努脫巴及外蒙的國外貿易，幾乎完全是蘇聯的，這種事實，蘇聯和這二國通商，正表示着經濟關係愈為密切，將來更有極好的發展，蘇聯對於這些共和國的經濟建設，曾予以很大的助力，從這裏可知不無相當收穫。」

「蘇聯的經濟力量，特別是使唐努脫巴與外蒙之國民經濟日漸減退，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蘇聯的對外貿易中，據說外蒙佔第四位；但是在蘇聯與歐洲諸國之經濟關係漸趨濃厚時，將來或免不了有所變動吧。」

至於外蒙的交通：

「有縱貫蒙古的大鐵道（自蘇聯外蒙加爾的彼得羅夫斯克經恰克圖買賣城而至庫倫添設複線，復自庫倫南下，通至綏遠），現已設計完竣，工事也正在積極進行中。其他，以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為中心。溝通新疆和蘇聯邊境的計劃路線很多，且都含有重要的軍事意義。」

道路方面，外蒙一向是以所謂四大隊商路做交通幹線的，很像大草原上的長蛇，曲折橫渡沙漠，東西南北都可通達，以庫倫為中心，經買賣城北上可至西伯利亞，西通伊犁，東南通張家口，東達黑龍江邊境的哈爾哈。這些道路並不是人工所築造，乃是幾千年來自然地踏成的；駱駝，車，馬，把砂礫，泥土，石灰踏成一團，就形成了鋼骨水泥一般堅固的道路。然而，這些道路到底崎嶇不平，而且拖泥帶水，車馬輪脚，隨時會把泥水送濺上來。因此，有外蒙新道路網的籌設。新道路多具軍事性，甚至遠可通西安，而和上海相聯絡。

目前庫倫張家口間（一、〇六〇公里），庫倫買賣城間（三七公里），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紅領雅谷路間（二、三八〇公里），庫倫——魯倫間（七二〇公里），烏里雅蘇台——賽爾烏蘇達——張家口間（一、七〇〇公里），都在籌築汽車路，甚至自烏爾哈達通察哈爾至綏遠，滂江——錫

林郭勒盟左右旗間（察境）——滂江，布留特——烏珠穆沁旗間（察境），烏得——達里崗牧場各旗間（察境），也擬有軍事意義的汽車路線，不過察綏境內之屬內蒙「德王」勢力之下者，則已無從進行聯絡。

水路也有相當進步，現色楞格河——愛金公河口間（二、九四公里），色楞格河支流鄂爾渾河口——夏里公河口間（七二公里），鄂爾渾河口——賽勒托爾間（一八公里），航行很見便利，蘇聯船隻也很多。

還有航空，除自蘇境伊爾庫次克經買賣城而至庫倫的蘇聯舊關的定期航行外，現庫倫至泰西開脫，庫倫至新疆省間，闢有航空路線，且預備漸次擴展到西安。

至於電信有線電以庫倫為中心，四面都可通達，庫倫還建有大無線電台，作者曾於前年潛入外蒙境內，不論在道旁，及在草原上，那時就已電桿林立，可知外蒙電化事業的發達。」

外蒙的工業，頗為簡單：

「工業以製革業，製材業，煉瓦業，機械業為主，多集中於庫倫。在五年計劃之下，生產率增進得很快。家庭勞動的小規模工業也不少，以畜產物為中心。有粗製毛織工場，皮革工場，製鞋工場，毛皮製造工場等，都在工業聯合會統制之下，依照五年計劃，加緊生產。」

本章取材：（一）呂方：蒙古之牧畜業；

（二）布利秋：外蒙近狀，平則譯。

第六章 外蒙古的教育

外蒙古的教育，現分述如左：

一、小學教育：蒙古共和國之小學，概係國立或旗立，絕對不許私人設立。小學學生之衣食，皆由學校供給。其所用之教科書，皆係蒙文，悉由學術院編輯。全國國立小學約九十餘處，旗立小學僅數處。其規模完備者，僅庫倫兩處，一在東庫倫，有學生百餘名；一在庫倫，有學生二百餘名，其主要課程，爲蒙文，數學，而以唱歌圖畫等科副之。蒙文每週十四小時。數學十二小時。其小學學習期限爲四年；在四年內按次升級。兒童自八歲至十二歲，爲學齡年。今將其規程擇要列下：

A 蒙古小學以教育兒童學習各種知識，練習各種技能，使有自治習慣，生活能力，爲升入中學之基本爲宗旨。

B 小學男女同學，男女生之食宿，必須分開。

C 小學皆由國立，私人不得設立。

D 學校教育不良，或校款用處不明，並發生其他債務弊端時，應由校長或教員負責。

E 校務會議開會時，校長教員校醫及四年級學生代表一人參加之。每屆開會時，應請本旗各機關，及旗黨部數人參加，且有發言權。

F 每年夏季，由教育部定期招集國立各小學校校長教員在庫倫開暑期教育會議。報告各校情形，討論

改革方案。各部旗之公立小學會議，在各部旗召集舉行之。

G 小學之主要課程，爲蒙文、故事、數學、圖畫、體育、世界大勢、理科、蒙古地理、蒙古歷史、國家大勢、樂歌、手工、縫紉等。

且小學修業期限四年，四年期滿，如不能畢業時，得延長一年。

二·中等教育：據一九二六年之報告，有中學七處。其規模較完備者爲庫倫中學校，該校創於一九二二年，教員多自蘇聯畢業者。衣服書籍用具等費，皆由學校供給。外蒙之學生，復供給飯費，每月每人十八元。全年經費四萬六千元，學生僅一百餘人。其課程有中文、俄文、德文、物理、化學、地理、歷史、博物、代數、幾何、世界大勢、兵操、及音樂等。

黨務學校，經費全年約十萬元，學生一百四十人，多數爲外蒙本部人，此外尚有內蒙古，烏梁海，呼倫貝爾，及布里雅特等學生。畢業期限爲十八個月，在十個月內學習普通科，後八個月學習黨義，政治。學生年齡皆在十六歲以上。校內有國民黨青年黨兩部，學生可分別加入，每月各開會兩次。學生衣食皆係官費，每月並有津貼。此外尚有補習學校，師範學校。

三·高等教育：蒙古共和國有大學一處，爲國民大學。大學除有補習性質之法律、政治兩科外，幾皆爲師範科。法律科、政治科皆六個月畢業，學生皆係在各機關供職之公務員，因此皆在夜間上課。師範本科前二年爲普通科，後一年加教育學科。學生七十餘人。

政治科又分普通學科與政治學科兩項；普通學科之課程，爲法學通論、憲法、行政學、國家學、政治史、外交史、社會史、統計學、國際公法、政治、經濟概論等。法律學科之課程，爲法學通論、憲法、民法、刑法、民刑訴訟法、商法、破產法、國際私法等。

師範科普通科之課程，爲蒙文、算術、歷史、地理、倫理、手工、樂歌、體育、圖畫等。教育科之

課程，爲倫理學、教育學、教育史、教育原理、兒童心理學、兒童教育法、兒童遊戲法、教學法、兒童管理法、學校管理法、學校監視、圖書管理、國家大勢、蒙古經濟、實習教學等。

全校除校長外，僅文牘一人，庶務兼會計一人。學生寢室內之灑掃等事，皆由學生自動辦理。學生有自治會。自治會分全體會議與代表會議兩種，學生在校一切費用皆由學校供給。

此外尚有專科學校數處，如士官學校，飛行學校及宣傳學校等是。士官學校之學生，皆係由中學畢業或各軍隊選拔入學者。其畢業期限爲三年，學生有一百五十餘名。宣傳學校有學生三百餘名，其年齡規定，由十四歲至四十歲皆可入學。內分速成本科兩科，速成科三年畢業，本科五年畢業。學生皆在森嚴監視下。一切費用皆由學校供給。學生須全數住校，雖星期日，亦禁止隨便外出。畢業後，由上方指令其服務地點，從事宣傳工作。飛行學校創於一九二六年，惟就學之學生尙不甚多。

四·社會教育：蒙古共和國頗重視社會教育，在教育部特設開通民智一科。各學校均附設平民學校；惟多係夜班。全庫倫共十一班，經費皆直接由開通民智科支領。

又有規模較大之國家戲院及青年黨所組織之新劇團。其新劇皆用蒙文蒙語編成。其主點在描寫現代社會之黑幕，指導國民改良生活之方針，以補學校教育之不足。如成吉思汗之睡獅，賣國賊之報應等，爲其著者。在庫倫又設有文化局，爲蒙古闡揚文化之機關。又有圖書館，儲藏多種圖書，供人閱覽。政府方面，每週紀念日，常舉行國民講演大會，演述世界大勢，以啓民智。現庫倫有蒙文的日報五種，雜誌九種。其主要之報類，爲蒙古週刊；保國民黨之機關報，刊載政府之一切設施及國內國外之各種消息。

此外尚有陸軍學校一所，專爲蒙古青年受軍事訓練之用。最近蒙古學生，多赴莫斯科留學，由政府派遣者，每年約有二十人。

本章採用曾崇慧：內外蒙古教育概況。

第七章 日人眼中的外蒙古——外蒙人民生活習俗管窺

日本對於外蒙古是一向垂涎的。當俄國革命時，一再資助白黨謝米諾夫，目的是在奪取外蒙，並派瀨尾榮太郎去庫倫幫助他。謝米諾夫失敗以後，日人且迎居大連，俟機恢復。後來外蒙給蘇俄赤化以後，知已絕望，但仍不時派人假探險爲名，潛入視察。據長江塞上行有云，三個日本間諜化裝入蒙境，二個被殺死了，一個回到張家口，行裝剛卸，便患腦充血而死，因爲不敢在境將觀察所得用筆記下來，一概用腦力硬記，但因用腦過度，竟此病亡。

「一九一八」後，日本更想橫斷內蒙，以爲奪取外蒙的基點，這一章節錄兩個日本間諜的遊行印象，以示日人用心之一斑；亦可作外蒙人民生活習俗的管窺：

上

我的計劃怎樣到外蒙去是前年夏天的事，據說自一九一八後，日本人絕對不能入境。但是曾有幾個日本人聽說白俄敗將在哈爾哈內地的草原埋有金塊，他們就扮作獵人，深入那裏，結果都被外蒙兵捕獲，但後來却全部生還，這件事實使我堅信可以去得。當我在滿洲里作入境的準備工作時，幸而遇到一個以前熟識的俄國人，我決計憑他在蘇聯領事館中求些便利。我在法國時曾學過些繪畫，因此我告訴他：我是個畫家，現在生活困難，只有靠外蒙沙漠的寫生爲謀生。他很同情我，很快去代向一個領事館的青年

書記斡旋。但是書記不能保證。後來，我拉了那書記和領事三人同遊，也許是爲感情所動，入國許可證雖沒有，他却答應了寫張承認我是畫家的個人證明書。

從滿洲里到札賚諾爾是坐的火車，那是六月中，下了車，找輛中國破馬車向南前進。

到了達資湖後向西前進，沿途遇着蒙古人所作的路標「鄂博」，這是用石和泥堆起來，上面種了樹的。波狀的丘陵蒙着青草。小路曲折得像鱈魚，慢慢走着，看見前方聚集着七八個蒙古包，這是罕楚哈。想在這裏換馬車，但一個馬夫都沒有。「包」中蒙古人男女四五十聚到馬車的四圍來。原來蒙古人爲了放羊要隨着水草，所以人口時有增減，這裏是大家族，每「包」住有三對以上夫婦和他們的兒女，所以人口很多。

天晚下來，又見兩個「包」，想借宿一宵。於是馬夫在大聲招呼：請把狗拴上！如果不把十幾隻猛狗拴住，就不能接近那包了。草原的夕陽落得特別快，蒙古人把狗攏聚來，已是天黑了。夜裏沒有燈，他們是太陽落山就寢。黎明起來。蒙古人所有的羊有時達七八百頭。羊是非常重要的，把牠們集在中心，外邊聚集一團牛馬，外圍再聚着猛狗，布下三重的圍陣。夏天的草原，白晝酷熱而夜裏急速轉冷。不知道沈淖爲何事的蒙古女人取出乾的牛馬糞在包外燒着，圍着火燒烤了一隻小羊，給我們充飢。他們是新巴爾虎人，是不拜啦嘛佛的啦嘛教教徒。我們在篝火邊睡下，他們却把毛皮鋪在草上，看着星睡，靠星來辨認草原道路的蒙古人，這睡法真有神秘感呢。

北方大陸的天亮時也特別快，吃過了牛奶作的團子，送些謝禮，告別而行。日中到達薩別里欽部落。中國馬夫把馬車借給我，他回去了，現在出一個康健的蒙古青年趕車，走得稍快。沿途有「鄂博」，羊羣，騎馬的蒙古女人。溯克魯倫河而上，在無山的草原上看到三座的山，據說是博克多的佛山。遙見幾十個騎馬的，是朝山去的，蒙古人見山而思佛，相信越高越得天神佑護。過了第三夜，蒙古馬夫不肯

再前去了，只得以僞國幣五十圓買了一匹馬，一人獨行。

過了第五夜，到了一處，各處支着帳篷，這是「滿洲國」國境警察派出所，那邊是外蒙國境了。警察說：那邊的梅里根敖拉廟就是暫定的國界了，外蒙兵有時在西方小山上出現。從那裏向西是一步也不能過去的。那夜就在這裏住下。次日騎馬向南方，向似乎是國界的地方遠路而進。那天一個人影也沒見。在草原上睡了一夜。天亮了，突然兩騎馬趕來，他們正是外蒙兵。他們的強悍態度使我恐怖，也不問什麼，隨即把我帶着西行。前後各一個外蒙兵，把我夾在中間，也不知往何處去。經五六小時，到了克魯倫河邊。這裏的天然道路是由砂土和自然的煤屑形成的，堅固得可以走汽車。不久來到河邊一排岩壁的地方，山上支着七八個帳篷。上得山時，二三十人歡呼而來，裏面有兩個俄國人，他們是指揮這些蒙古兵的班長。他們看了我的文件，說：這是領事館員個人所寫，沒有用處；也許還是假的。我只知此地是克魯倫河沿岸，後來才知是沙喇舒巴台。次日他們把我的眼蒙上，用馬送去後方。大約是向西沿克魯倫河行走。晚上停的地方有二三十個蒙古包，在這裏給我吃了些牛奶團子和茶。這裏有四五個俄國人，四五十蒙古人。知道這是克魯倫即烏爾達，據說夏天有路可通赤塔，冬天結冰後還可走汽車。住了一夜，再蒙上眼。和行李同裝一貨車，顛了一天。把眼放開時，吃了一驚，這裏有煉瓦造的大房子，有電燈；這是車臣汗部的首府。在此拘留了四天，我苦求轉送庫倫，經允許了，次日搭乘赴庫倫的貨車而行。

這裏離國境四百公里，大庫倫則有七百公里，從這裏坐汽車十幾小時可到庫倫。在車臣汗，蒙古包是固定在一地的，有的地方也有瓦房和像兵營的東西，聽說有飛機場，卻沒看見。要開車時又用黑布把眼蒙上，不知走的什麼路，但覺車走得快時，急激搖動，也聽到水聲，似乎是在修理中的有水溜的天然道路。

這時的汽車夫是俄國人，我的眼雖蒙了，嘴却能說話，和他攀談。途中吃了兩回飯，他都把我眼睛

放開。午飯時看見右手的河大概是克魯倫河，有丘陵，岸邊有重重斷崖，左方是草原，有些砂礫，但是不見沙漠；北方似乎是西伯利亞阿連山，古人說蒙古沒有樹木是不對的，近西伯利亞有很多密林。向西行更近大庫倫，道路經過人工修理，貨車也能開足馬力了，這些道路似乎是新的支線。

庫倫有大的煉瓦建築，電燈通明。這裏的拘留所比車臣汗的區署大七八倍，但也大同小異。拘留的第四天提出去審問。官吏一半是俄國人，在言語上很討便宜。俄國人因為找不出證據，在我的肚帶裏取出一件重要的東西，以為是證據了，及至展開細看，忽然哈哈大笑，原來那是一長德川時代的春宮。結果，我被當作色情狂的傻畫家而釋放了。

第三四天押送車臣汗出境，就暫時拿拘留所當旅館住下。我要求描寫庫倫風景，却是不許，照相固然絕對禁止，繪畫也不行的。但是有輛空貨車，就利用它看看庫倫的市街。舊市有蒙古人的固定蒙古包的街市和中國式的街市，很不清潔。往往有中國人，但是俄國人却一個不見。新市街與舊市街間稍有距離，那裏道路是新式的，有近代都市風，有瓦斯和水道，在市街區域大概有二千戶，這是前年的話，現在也許住宅更增加了；人口看樣子大約有六七千。

再乘貨車回車臣汗，現在是傻畫家了，不再蒙眼睛了。庫倫南方見有一座高山，那叫汗山，高約五千二百尺，是外蒙喇嘛教的大靈山，但在共產黨統治下，因為宗教是鴉片，喇嘛也被禁止了。途中駱駝隊滿載糧食，饒有畫意。路上新立了電桿如林，道路也有改修新設的。也遇到幾處煙窗集合的村落，產業計畫也可以從各個村落看取其輪廓。各處鄉村的蒙古婦女上身穿着蒙古衣服，裙子却是俄國式，這可說是外蒙的新式樣。頭髮剪成俄國式的女子也常常看到。互相敬禮也有用握手的。這些在蒙古禮儀上都是急激的轉變。蒙古人雖不是農業的民族，現在各處也看到集體農場了。

歸途和去時的道程不同，是向南方走的，有幾個蒙古包在燒着，據說那是爲了殺滅鼠疫菌。蒙古人

一發鼠疫，馬上就將衣用具和「包」一起燒掉，他們的怕懼鼠疫較文明人尤甚。車上所見喇嘛廟廢墟極多，外蒙著名的拜廟，現在也成爲禁例之一。一路上天空常見飛機，處處有無線電柱。有時走着很好的重建過的道路，這樣地到了車臣汗，由此循原路回到「國」境。回顧外蒙所見，顯然的草原的蒙古是已在蘇聯指導之下，向近代文化邁進了。

（布利秋著 平則譯）

去年八月間，我自蒙古出發。約八個月，經察哈爾，綏遠，外蒙古，新疆而至甘肅一帶，或乘駱駝，或與引路者啖生肉，飲鮮血，過着蒙古人的生活，有時途中祇和二馬爲伴，出死人生，幾度彷徨，歷盡風霜，幸而生還，乘此休養時間，且把旅行經過，寫述於下：

十月終，我到居延，本擬乘機入新疆，但是綜合各方面情勢看來，知道難以如願，那裏城門緊閉，即本國人也不容輕易入內，爲了不得不避去障礙，就轉向額濟納旗內去旅行。

在這一月之末，綏遠事變突生，路線即被隔斷。繼接南京方面來電，知道西安又發生事變。於是明白盤踞延安的共產黨，是從高原那裏來的，所以從寧夏省大體上看來，自賀蘭山脈之北起，至阿拉善納土爾特及外蒙國境止的情形，都有些明瞭了，我是進一步想探訪曠順諾爾海附近一帶。

這方面的情形，與別處確乎有些不同，想明白回教徒在那裏的生活風俗，這時又適逢「中蘇密約」成立，自庫倫到西安一帶情形，也想探訪明白。於是爲了種種有興味的問題，就決定往那裏去。今年一月二十九日先從額濟納出發，額濟納一名延安，自寧夏乘駱駝前往須一個月，自西安動身須兩個月。延安附近有兩條湖，——蘇格諾湖與拉休納湖，據說駱駝飲了這裏的水，就可不死。發源地來自甘州。額濟納土爾特河兩岸住的多是蒙古人，額濟納面積與日本的九州差不多，人口尚不滿六百人。在這河兩岸以外，即是漫無邊際的沙漠，絕無人跡。這六百人是前清康熙時，由烏魯格遷移來的。先前我曾到個

蘇格諾河附近的東廟，由那裏到蘇格諾河，乘馬往，二小時可達，土民大抵搭篷而居。由東廟往西廟約三小時，這一段路有住家。自西安到西廟途中，就沒有遇到一間房子，在那樣闊大的地方，祇有二三處人家，而且都是蒙古人的篷帳，而這樣疎落住所，就可稱爲一村了。

一月二十九日乘着駱駝，出發前，一時找不到引路者。蒙古人和漢人多不願應徵，爲了做嚮導要有被殺的危險。自己單獨又不能行，因爲獨自僱駱駝，太不容易。正在躊躇當兒，適巧有一兵士，由蒙古逃來，名蘇蘇。是一個年輕力壯的二十八九歲的青年，我允許他到了肅州，買給他心愛的東西，他纔被說服同行。恰巧那天下着大雪，我們向南而行。走了八十華里，到達塔坡達拉，當初蒙人避難來此，遂成村落。在這裏過了一夜，附近灌木叢生，實在是好地方，有蒙古人住家五六家。我們的駱駝非常肯吃苦，雖在大雪之夜，仍能繼續前進。翌日，已走進了大戈壁沙漠地帶。由此再前進，便踏上純然的大戈壁沙漠了。晨七時出發，忽然迷路，走了十二小時，好容易纔走入特洛克腹地。

這裏有中國商店二十餘家，他們都靠着外蒙的貿易爲生。今年爲了各種事情發生，商業差不多全停頓了。再前進到烏拉爾齊旗，不見一人。居此約一星期，關於甘肅方面的情形仍不知道。我想再南行，據說：那裏共產黨甚猖獗，日本人去危險尤大。那裏吃的東西是拿羊肉和牛肉調着麵粉做飯食，齒弱的人絕對不能齟齬。我們很想打聽這裏的情形，可是住了一星期，依然毫無眉目。我們就到西廟去，那裏共黨勢力很薄弱，日人前去無害，我才放膽而行。午後九時到烏米蘇蘇，翌晨抵巴（斯莫（譯音））。再行約百七十華里，安抵雀加姆布爾可，該處河道交錯，居民很多，爲了那裏沒有兵營，所以不得不急急前行。駱駝大抵日行五十里至六十里，可是現在牠不得不走八十里了。晚八時出外，把牲口糧草買好，我們自己也把水裝好，買了羊肉。約二小時纔把駱駝餵飽。出發時已午後五時了。我們決定朝着南方，依着水源，探索前進。夜十一時左右，忽聽到犬吠聲，這是第一次。尋聲而往，見前面有蒙古人住着。

我們在他們家中坐了約一小時，他們爲我們燒了羊肉作飯，吃後告別再行。翌朝六時，天纔發白，我們方知道仍舊在雀加姆布爾可。這裏遍地是冰。不得已祇好在此休息，等着夜色來臨。到了七點鐘時，極目四望，一片烏黑，人已疲乏不堪，勇氣喪失殆盡，方向也迷糊難辨。我們二人想今天或許要死在此處了。自出發以來，已近兩月，歷盡艱險，現在遇到這種情景，真有萬念皆灰之概。無已，再繼續前進，約二小時，走近戈壁沙漠地帶。右面山上送來寒風，砭人肌膚，不禁毛髮悚然。依照行程時間算來，我們應該跨進平野地帶了。可是現在迷失了方向，在這空閒的正月內，想找個人問訊，真不容易。現在唯一希望，最好途中遇到旅客。我們茫然再進，約一小時，這時恰巧遇到駱駝交尾期，駱駝在這期間非常瘋狂，而我騎的偏又是牝的，我的同伴騎的駱駝突然性起，撲向我這邊來，我雖然自知善於操縱，到了這時也無法鎮壓了。不得已從背上跳下。爲着過分疲勞，摔在地上，知覺全失。

不久來了一個中國商人，從這商人的口中，纔知道兵營即在附近，我們就跑到了兵營，這裏傲倖地遇到了一位很懇摯的蒙古人，他很誠意地款待我們。這一夜睡得很舒服，疲乏的身體，險些兒第二天起不來。兵營內兵士僅三十人，一天吃了兩頓飯外，終天練着跑山踏崗，教官是以前的逃兵。我的伙伴蘇蘇說：這教官曾經訓練過他的。問他教官教些什麼，據說這兵營內的功課，就是教兵士們怎樣屠羊。這確乎是件滑稽事情。兵士中有一人患淋病很劇，我把藥送給他，勸他以後不可再胡鬧。真是愉快的兵營。

夜八時，聽說有旅行商一隊將往肅州，我們就預備追上他們。走了有一小時左右，抵達一處名叫伯塔里的地方，時已近九點了，就在那裏歇宿。離此八十華里就是戈壁沙漠，我想難題來了。可是一轉念間決心突破這困難。蘇蘇有個親戚在這附近，因此我們前去詢問，那時恰巧正月，他們還設酒款待我們。

由此出發，又迷了路，這方面完全是重沙漠地帶。浩浩平沙，無垠無際，人影不見，如人大海之中。翌朝把方向也迷住了。右面是雪白的雪山，左側是冰凍的河流，到了不毛之地，真是進退兩難。午後四時，纔走到水聲潺潺的處所，然而這裏也和廢墟一樣。在這裏吃了東西，已是七時左右了，大聲也沒有聽到。不久見前面白楊樹處，發現了一家人家，於是我們纔知道走到了天倉附近的沙門子，重生了。我們想，今天無論怎麼非寄宿人家一晚不可了。就是出錢，我們也要在屋子內住一晚的。臨了，每人出了五毛錢的住宿費，纔得把行裝卸下，腹內也叫着空了，人也覺得疲乏了。我們便把羊肉拿了出來，請他們吃着。自生以來未有這般美味的晚餐。這般農民，終年吃着非人吃的東西，今晚吃這一頓羊肉。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呢！

天明，走了六華里，又把路迷失了，不得已仍前行。午後二時我喝了茶，吃着牛油跑到山上一看，附近沒有人家。這裏有一岔道，到肅州去的道中，完全見不到人家，向天倉那裏去二里多路，據說還有人家。於是我們仍前進，可是始終沒有遇到。那時已夜晚九時了。幸而聽見有犬吠聲，我們心中纔似放下石頭般的安定下來。於是不顧一切的奔向這屋子裏來，可是多麼可怖的人家呀！我們看見一個眼珠突出，臉色發青的男孩。在那裏，他叫我們付了房金，才讓我們寄宿。在這三十里內沒有人家，我們沒法，祇得住下。眼珠突出的男子，我們想他是小孩子，可是他已是十七歲的青年了；爲了營養不足，所以發育健全。還有那邊吃奶小孩，也是哭不停聲，爲了母親的營養不足，乳水很少。接着把小麥粉餵他，就狠命的吃着。那晚乳兒母子四人和我們兩人共寢一室。臭蟲與白蟻作祟。使我們不能入睡。

在這不能入睡的時候，忽然來了客人。這客人是一老年婦人，與四十許男子同來。由這老太婆口中聽來，纔曉得他的兒子被拉去當兵了。他想把兒子找回來，所以準備到肅州去見隊長。這老婆子見了我，硬拉着我帶他同行。我以誠意難却，遂允諾同行。

走了一二里路，去路斷絕了。不渡河就不能繼續前進。可是從上流流來的東西一件也沒有，假使鑽索到什麼竹頭就好了。幸而帶着的羊肉足夠一星期的糧食，所以得遶道而行，先往各處尋路。尋到了一家人家，名牛房村。他們靠些什麼呢？就依了來往過客，出賣茶水爲生。這村上從前有三百戶人家，是一所繁華區。自從生長了沙漠後，十年之間減少至一家了。這家男子名珠，從前也是好人家出身，自從妻子被上級軍隊搶去後，家道就此中落。這裏，共產軍好似曾來過，回教徒軍隊也到過似的。

午後三時，我們到達頭屯部落，在這村莊裏，老婆子有認識的人，所以我們就去找他們。這村裏營養不足的兒童也很多，蒙古人傳染病是件很平凡的事，也許爲食水不潔，而又終年居在濕地之故。祇有收稅縣的廳纔有比較精緻的房屋住。置祭祖先的祠宇也造得很精巧的，有一座祠宇的人門處住着人家，我們就住在那裏，到了晚上。屋子內不點燈的。這地方其實很冷，可是小孩子不穿褲，在這般寒冷天氣裏甚至裸體的也有，因之小孩的發育都很不健全。普通小孩子長比平常小孩遲發育五年。我們在那裏住了一晚，給了一圓投宿費，主人歡喜得了不得。

離金塔約二十里的附近有軍隊駐紮着，爲了避免麻煩的檢查，就遶道而行。縣廳方面曾命令那裏居民，生人不准留宿。我們遶道金塔時，那位老婆子就和我們分手了。到金塔城的特拉伯，天色已晚。長途陪伴的蘇蘇想回去了。他這末勞苦，應當讓他的，可是他走後我將感到旅途寂寞，及很多的不便。當我同他在沙漠中時，仰着頭靜觀大空星斗，談着話兒，他那快活輕鬆神情，解除我不少路途上的岑寂。我在不懂蒙古話的環境中他解除我不不少的困難，實是我的恩人。此後我將踏上更危險的路途，然而我又不能不顯再麻煩他。這樣那樣地心中憧憬着，說不出的寂寞反映起來了，我們終於又同行了一段路。

現在我們仍舊照前一樣地，蘇蘇我和駱駝同行着，這我命蘇蘇趕着駱駝快走，可是蘇蘇並不加鞭。我們走了一段，又把路迷住了，到肅州還有二十里路。帶的水也喝完了，極感到口渴腹飢。那時已近某

部落。盡力尋找人家，去敲他們的門，可是大多不能投宿，祇能供給飯食，於是祇好把腹果飽後，又走了出來，已是深夜十二時了。主人告訴我們到肅州的康莊大道，我們疲乏的身體不由自主地倒在駱駝背上，緩緩地走着。途中遇到了金塔退下來的騎兵二十名，我就跟着他們同行，爲了要買糧草，所以抄着岩石小徑而行。那時駱駝也已弱不能行，我沒法，祇得下來牽着地走。五時天明，神志已疲倦不堪，祇想下來睡眠。不自覺地竟睡過去了。

醒後，我們向着大自然擁抱下的蒙古前進，到了臨水，漸漸地遇到查問。午後四時到了肅州的東門，不得不警戒起來。

「你從何處來？」

「額濟納來。」

「有什麼東西？」

「皮包兩隻，還有——」

這樣問着。由其中一個衛兵的發音上判來，知他不是北平人，我就問他旅館在那裏，他介紹了一家旅店，名馬家店的。找了半天，終找不到那個所在，這方面的溝很多，左彎右曲，弄得莫明其妙。換了方向走，只遇見一家有水車的小屋，弄得毫無辦法。時已夜晚八時，東西還沒有進肚，駱駝已疲不堪言。途中遇到二個行人，出了一塊錢問訊，他們要兩元纔肯。走了一里路光景，到了肅州，據說沒有證明書絕對不准入內。蘇蘇不願到肅州，我堅守着要去，於是大家進過維谷，蘇蘇決定回雪山去，不得已就同他分手。我想了好久，想到總商會去見該會會長，可是也無辦法。

以後我就不得不改乘馬了。馬走的地方不能離開有人家的村落的。托旅店主人爲我找匹馬來，可是找了兩星期都沒有找到。這樣的遲延下去就不能動身了，其實他們是把馬藏了起來。我說明了我是日

本人後，店主大驚，促着我快走，不然全家要被殺的。我就把要馬來挾他們，不久馬找來了，指示了我問道出發，這是二月二十八日晚。夜九時由旅店出來，十時又回到了肅州，可是城門已緊閉了。

我向城門大叫，說我是日本人，要見衛兵長，請開城。於是城上石子似雨點般的打下來，聲音開門是可以的，今晚已遲，明日再來。爲了沒有投宿所，我要求通知馬步行旅長，上面的石子就停止了。待他們聽說我是真真日本人，上面的石子又投得格外凶起來，幾度交涉，纔得走近城門，那時馬步行與南京的督察員宋某在城上面，把信札受了進去。

等了約有三小時，已午前一點鐘了，天氣十分寒冷，得到的回答是：不熟悉這麼一個日本人，送回。如今更加歸不得了，就求他們代找一所投宿處。這樣的交涉約有一小時，纔放一家老百姓家裏，把全部所有物都取去了，洋刀，剪子，手冊都取去。在那裏住了一晚。翌日，衛兵長又來催促離開此處，又換了一家民家住下。那夜十一時左右，有穿着制服的男子前來調查。他問我是什麼人，於是我就反問訊問的人是誰。四人中一人爲保安隊長，一人爲軍法會會長，一人爲軍政第二科長，另一人爲縣政府總務課長，「你是真的日本人，還是共產黨呢？」我的遍身都受了檢查，地圖也被搜了去，行李全部被沒收，又把我送入城門附近的監獄裏去，飯食由對方送來。馬衛兵長命四個保安隊看守着我。

這晚保安隊十人看守着我，二人住在室內。二人在門口輪流，其他六人爲預備呼遣者。給我喫的食物是以麵粉做的實心包子，這種兵隊都是農村子弟組成的，他們對於軍隊的常識什麼也沒有。食物早上吃稀飯，午後二時吃麵粉，沒有小菜，祇一些鹽罷了。這裏的軍隊是用來防共產黨的，過了些時，他們和我漸漸熟識起來，晚上我做着先生，在蠟燭火下教讀。起初我講些山海經給他們聽，以後各處新聞，世界地理事實，都講授給他們，這種新奇事情，他們聽了都很興奮。

單祇坐在室中，怕身體要變柔弱，因此我就表現些武士道的武術，各人均非常欽佩。近來外面風很

大，可是我的居所風聲全無。真不知何時能出此屋。壁上劃的記日子的痕道已有十五條，仍舊沒有消息。怎樣是好呢？心中很感着不安。慢慢地過了十七八天，心中不安加緊着，應當怎樣纔好呢？除却逃走，別無他法。想借散步爲由，殺死二個衛兵，乘了二匹馬逃往金塔去。但是已成了我的伙伴的兵士，把他們弄死，又有些不忍，於是決計乘機行事。這時警察方面的命令來了。派了二個護兵，預備送我出去。雖然拿去的東西大多沒有還我，可是我無論怎麼也要鼓着勇氣走的。送我同一個行政警察，恰巧是當地地主的兒子，所以我就把各省的情形問了他，他很詳細地答覆了我，感到非常欣喜，午後七時即走向金塔。

翌日出發時，馬忽然病了，不得已從鼻內把血抽了出來，休養一天。翌日檢查一下行裝，除食物以外，什麼也沒有。到了金塔，心中有着莫名的舒適，不比肅州時的情形了。次日同二個保安隊人，到毛目縣（鼎新），那裏有梅奇納斯大河橫在前面。

他們是帶着命令，往紐格蘇去的。將近紐格蘇時，過大河，這河是不能不渡過的，因爲由營盤子那裏逸道太麻煩了。如從這裏渡河，馬又不顧人水，強迫着它下去，因水底有冰，待到了河中心，馬纔能游泳，我穿的蒙古毛衣，着水後格外重了，馬幾不能載，不得已，我下了馬，游泳時可使馬較輕鬆些。渡過了二百五十米闊的大河，馬已喘不成聲，全身皆水，非常寒冷。遍身如火般地緋紅，不能動彈。對岸站着兩人，相對淒然。他們寧願由旁處逸道而行了。此岸有一紐卜孫人家，招呼得非常週到，不過這裏食物差不多完全沒有，把鹽水燒了，煮着山上採下的黑葡萄根作食，馬糧還是沒法想。主人年約五十歲，真佩服他們吃這些東西，能活到這末大的年紀。這裏有四五人，大家吃着山葡萄和我剩下的一些菓子後，都立刻就寢。

渡過阿濟納斯河向營盤子方面走，就有人家了。在那裏的村長家中宿了一晚，到天倉去很近的。可

是警察的命令書內不准到那裏去，那保安隊員說着，架起了槍，向金塔走了去。據說天倉村有六十里長呢，村長家的一晚，實遠勝於肅州時候。

在村長家內吃晚飯，大啖鷄肉。同宿在此的有三人，都是蒙古的貿易商，據說爲了土地漸變沙漠，因此不能貿易。我們擬往沙門子。忽有由金塔縣遠道而來的一個保安隊員前來報告，命我速逃。於是我就拉了兩匹馬奔向一百八十里的戈壁沙漠，時在三月廿七日。駱駝行來須四五日，馬行一天就可以了。村長指導了一切路程，這天風勢很大，沙土亂飛，馬行甚艱。我騎在馬上，口渴非凡，已無力拉馬索，馬也不慣於沙漠生活，所以頗感困難。其中一頭受過訓練，其他一頭則毫無經驗。走了三四小時，途中不見一人。五時左右，我好似不能生存般地口渴不已，本想殺了一匹馬來吸血，以解渴，但是終於忍住了。到了晚八時，就是有訓練的馬，也不能走了，另一頭馬，假使我手中繩索一鬆，他必立刻逃避。照這情形，遲早必死無疑了。風勢更急，天色又晚，方向也漸不能辨。如今真感萬事皆休矣，祇等命運來支配一切了。入夜九時，既沒有遇到樹林，也不聞犬聲，即鷄啼聲也寂然無聞，祇有幻想浮上腦際。在這苦難半昏狀態中，自己曾幾度呼醒自己。

忽然想到懷中的時計，拿出來看了一下：恰巧十一時半，這時忽聞得駱駝的鈴聲，我聽到鈴聲時的歡躍，當非意想所能及。我騎着馬尋聲而往，約二十分鐘，遇見旅行商了。他們問我來自何方，聽說來自天倉，眾人大驚，十二時半與這羣喀喇伯商人，沿着河畔帳篷而睡。次晨見着潺潺而流的河水。飲這水時，其味之美，無與倫比。這羣旅行商行一天休息一天。不是這樣走法，那沙漠中的旅行就不能繼續。我把過去的情形說給他們聽，大家都愕然稱歎不已。

終於到達了喀喇伯，這樣慢性的旅行，一天趕不了三十里路。走了四天，纔通過戈壁沙漠，而到西廟。那裏以前我已去過，所以不再重遊。喀喇伯商人的出動時候，普通是在下午三時。夜九時至十時，

爲步行期間，十二時就寢，翌晨六時起身，給駱駝吃草，然後再行出外，我在這裏，就與他們分手。

這裏附近有蒙古人的住家。蒙古人走來問我是不是日本人，這裏是由外蒙來的移民住的。先前和我分手的蘇蘇，他們告訴我，已安抵家中了，食了好久的牛乳與羊肉，很是快樂。蒙古人的厚情實難以忘懷。行程計二百二十餘日，我抑制了對於蒙古大自然的懷念與追慕之情，回到了出發地來。

第八章 日本侵華與外蒙

日本田中文夫在第十三卷第十九號經濟雜誌內，對於華北問題的意義，曾經這樣說「解決華北問題，是確立反蘇陣線的準備工作。蘇聯由外蒙古向張家口之進出，是最可怕的一着……這不但爲防禦蘇聯的軍事壁壘，且可爲進攻蘇聯之根據地」如今，日本的軍事行動的確是一方面向着外蒙進展了！

日本的陰謀家，常常說：「我們無意侵華，而侵華正所以防蘇攻蘇」自然，日蘇關係只有日趨激化的；因爲如此，正可以利用日蘇關係的緊張空氣來轉移世界的視聽。在日蘇問題緊張之下，其他一切有關遠東大局的問題，勢必被人忽視。結果，日蘇問題反變成其他問題的掩護。日本希冀在這掩護之下，來完成其聲東擊西的一貫策略。已是數見不鮮的事。換句話說：中日外交是日蘇外交反比例的尺度；中日外交緊張一分，實際上日蘇外交便鬆弛一分；而在表面上，也許日蘇外交有不必要之緊張，來掩護日本在華的侵略行動。這種煙幕，無非用以欺騙世界，掩護獨霸中國的陰謀；但對於有切身利害的中國和蘇聯，已不能動搖任何人的心！而且因爲這種煙幕更明白表示中蘇利害的相互關連，乃至促成中蘇關係之

進一步的密切！

我們知道，日本的大陸政策，在亞洲發展的目標，不祇包括中國的全部，並且包括蘇聯的東部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以東蘇聯的領土。日本企圖蘇聯的領土，當然要訴之戰爭。如果日蘇間發生戰爭，在地理上，日本進攻的路線，除由偽滿進攻海參崴及赤塔等地以外，便是日本所夢想的捷徑和要道——由我之察綏直搗貝加爾湖沿岸各地。因為日本如果單獨由偽滿進攻蘇聯，偽滿便在蘇聯包圍之中；反之，如果日本取得我國的察綏，那便很容易向外蒙進攻；在這種場合之下，蘇聯的東部西伯利亞便在日本的勢力包圍之中。這對於日本侵蘇的企圖，有極重大的關鍵！因為外蒙如被侵略，日本在戰略上即可截斷蘇聯西伯利亞的聯絡。可是這祇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迷夢，察綏是中國的土地，我國一絕不放棄的，所以最近在那一方面誓死的對日抗戰。至於蘇聯呢，不獨對於她本國的領土，固是誓死保全，即是對於外蒙，自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公佈蘇蒙互助公約以來，態度也非常明顯。根據蘇蒙互助公約內最重要兩條之規定：

「第一條 蘇聯或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如受第三國家或政府之攻擊威脅，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應立即共同考慮發生情形，併採用防衛及保全兩國領土所必需之各種方法。」

「第二條 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在締約國之一國受軍事攻擊時，相互予以各種援助，包括軍事在內。」

充分表現蘇聯熱烈維護外蒙領土之完整，且蘇聯於公佈蘇蒙互助公約時，曾說明外蒙如被侵略時，蘇聯將舉其大軍一百三十萬人以助之。斯達林曾對記者霍華德表示：「如日本竟敢攻擊蒙古人民共和國，企圖侵犯彼之獨立，則余等不得不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一如一九二一年所為。」更可見蘇聯為維護外蒙領土之完整，不惜對日出於一戰。但有一點，須特別注意：即此項蘇蒙互助公約之締結，純為防守

的而非進攻的。在外蒙領土未被侵略以前，蘇聯自當在可能範圍以內，對日維持和平關係，殆無疑問。——日本帝國主義，自一九一八事變以來，一面努力肅清蘇聯在東北的勢力，在多倫，承德，錦州，卜魁，滿洲里，同江及綏芬等地配置日偽大軍，一面決定建築哈納路，懷遠索倫路，更擬將哈納路延長到黑河，將懷遠索倫路延長至海拉爾或滿洲里。這兩條鐵路，一條，向着西伯利亞，一條包圍外蒙古的車臣汗；無疑的這便是日本將來進攻蘇聯的交通工具。在未來日本進攻蘇聯的計劃之中，外蒙古方面比較西伯利亞方面重要得多；蘇聯在西伯利亞的防禦工程異常堅固，不易進攻；日本如果奪取外蒙，便可於極短的數小時以內，由恰克圖直達上烏丁斯克，橫斷西伯利亞鐵路，斷絕東部西伯利亞與蘇聯本部的交通，而使蘇聯在東方的軍事完全敗北。日本對於奪取外蒙的軍事準備，以索倫，多倫，呼倫貝爾等地為中心；尤其是索倫為東北通蒙的要道。至於蘇聯在外蒙的防備，特別注意克魯倫與烏得兩地——克魯倫為外蒙軍臣汗東邊重鎮，離呼倫貝爾不過百里；烏得在外蒙土謝圖汗南部，在張庫汽車道，為外蒙通熱河察哈爾兩省的要道。由此，可見日蘇兩方面在攻守上的準備是如何的針鋒相對了。

因為日本在我東北一手製造偽國以後，偽滿與外蒙有七百餘公里長的國界綫。沿着這一界綫的糾紛問題，表面看來，是偽蒙直接的問題，而日本雖在暗中指使偽國如何製造邊境糾紛，併向蘇聯挑釁，但對蘇聯，日本又竭力規避促使蒙偽直接折衝，這裏日本的陰謀：有（一）指使偽滿在外蒙設立中央代表，併建築與偽滿通訊之自由電線，藉此取得在外蒙境內公開活動的便利，為將來日本侵犯外蒙乃至蘇聯的準備；（二）促使偽蒙成立正常的外交關係，藉以取得偽滿之正式承認；（三）避免蘇聯之直接加入折衝。但是在外蒙方面：則（一）拒絕偽滿在庫倫設立中央代表，而祇同意於邊境代表之派遣；（二）根本拒絕偽蒙間成立正常外交關係；（三）蘇聯併無參加偽蒙談判之企圖，但頗有引日本參加偽蒙談判之意，藉避偽蒙之直接交涉。因一九三五年一月偽蒙間發生之哈爾哈廟事件所成立之偽蒙會議，對手方雖為偽蒙，而

其背景則爲日蘇，終以雙方意見不能一致，宣告決裂。當時僞方代表神吉宣言：「因此次會議之決裂，和平解決之機會業已失去，此後對於一切懸案及將來或可發生之問題，決以『自主的片面的及認爲適當的方法』解決之。」查僞蒙界線長至七百餘公里，且無確定界限，則邊境之衝突，勢所難免，將來類似或超過哈爾哈廟之嚴重事件，自在意料之中。

在一九三五年之僞蒙會議，無論其結果如何，蘇聯尙有自由迴旋之餘地；但在一九三六年蘇聯公佈蘇蒙互助公約以後，蘇聯對於外蒙又多一層條約關係及可能的軍事援助之義務；是將來僞蒙之紛爭，卽爲日蘇之紛爭。從此，日蘇正面衝突又多一面矣。

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拉狄克在消息報著論說：

「吾人誠懇的欲樹立日蘇間友好之國交，但惟有在尊重吾人疆界之基礎上始能樹立之。吾人希望邊境委員會有實效之工作，此會必須設立。東京政府愈努力命令關東軍總部，使日本軍不侵犯蘇聯及一互助協定與蘇聯縛於一起之「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時，則該邊境委員會之工作，愈有效果。」

於此，可見蘇聯對於僞蒙邊境糾紛之關切爲何如！

以上僅指僞蒙邊境之糾紛而言。若再由日本方面觀察，爲貫徹其在亞洲大陸政策之實現起見，勢必侵吞外蒙，止可以固爲滿，進可以攻蘇聯，至於爲貫徹所謂「防共」以及截斷中蘇之交通，更非在外蒙方面樹立政權不可。如果日本在我華北能實現其夢想，無疑的必逐步實現其侵蒙侵蘇之企圖。將來日本如何在外蒙方面下手，此時雖不可逆料；然日蘇之因外蒙而將發生正面衝突，殆無疑問；所疑問者，只時間之遲早耳；而此一時間之遲早，又以日本在侵佔華北能否實現及何時實現爲斷。過去日本所謂「無意侵華，侵華正所以防蘇攻蘇」之煙幕，在事實上則爲先侵華而後侵蘇的分別擊破，必如此始能完成其大

陸政策之迷夢。因此，可知中蘇之利害關係實正相同。而中蘇之真正關係恰如唇齒：中國是唇，蘇聯是齒！

（曹樹銘：日本侵華與外蒙）

第九章 抗戰中的外蒙古問題檢討

外蒙古的問題，到了全面抗戰的今天，一般人都給以密切的注意。大致所討論的不出乎取消獨立問題與出兵抗日問題，茲錄數篇於左，以示輿論之一斑：

（一）

談到蒙古獨立……。外蒙與其強鄰蘇聯有着極密切的關係。雖然後者不斷聲明絕對尊重外蒙的領土完整。蘇聯與日本不同者乃為沒有伸張國勢的計劃。大家都知道蘇聯在原則上是「反帝國主義的」，只要展開地圖就知道她的領土之大，而她的物力可使其人口每年增加三千萬左右。

十五年來，蘇聯在形式上，法律上都尊重蒙古的國際條款，這些條款很特別，因為外蒙於一九二一年驅逐安慈的黨徒之後，便宣佈獨立，然在理論上却屬於中國的宗主權。依照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蘇聯與庫倫的新人民政府訂立的條約，却承認蒙古獨立，不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蘇聯與北京政府訂立的條約，却承認中國在外蒙的主權。請看該條約第五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承認外蒙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份；並尊重中國在該地的主權。」

在此時期，紅軍佔領外蒙已有三年，但是蘇聯却特別聲明這是應庫倫政府的請求，而將其軍隊開入蒙古，並非要消滅她的獨立，相反地而是要求援助她抗禦外患。蒙古邊境的危險如繼續存在，這些軍隊依然駐紮那兒，至一九二五年初才開始撤退，這也是應外蒙政府請求的。據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照會，外蒙政府對蘇聯表示其軍事援助的謝忱：

「政府謹代表全蒙古民衆，異常感謝紅軍給他們的解放土匪的束縛以及文化經濟和法律的發展的援助，並感謝它幫助樹立真正平民政權的所不能忘的功績，請將蒙古的勞工最大謝忱及其永久的感恩和永久的友誼轉達保護被壓迫的羣衆的唯一英雄紅軍的工農，他的指揮機關和貴國政府。」

照會有着這樣的一句話：

「敝國人民和政府如遭遇着與一九二一年類似的情況，她實需蘇聯和紅軍的援助。」

這是蒙古政府對於紅軍和蘇聯表示援助的感謝。莫斯科的人總說這樣保護是中國本身的利益。四月八日莫斯科新聞報對此點曾舉出偉大革命家 孫中山氏的話爲證。該報刊載 孫先生和一九二三年一月蘇聯駐華代表共同宣言的通訊，他在這篇宣言中聲明俄國即刻撤退駐外蒙的軍隊既非絕對必要，也非中國的真正利益，尤其是因爲當時北京政府在撤軍之後，不能阻止白俄軍反蘇的新陰謀，又不能阻止比較目前更艱難的局勢的產生。

新聞報又指出一九二四年北京條約第五條裏面所載，蘇聯不但承認中國在蒙古的主權，而且承認俄國的軍隊須要召集邊境安全的必然措置的會議之後，才可退出蒙古領土。會議沒有召集，但俄國軍隊却於一九二五年春退出蒙古。

(二)
(布利秋：蘇聯日本與外蒙中之一段)

抗戰發生後，關於外蒙古取消獨立與出兵滿洲的好消息，甚囂塵上，曾有記者以這事詢問於第八路軍的陳紹禹先生，其談話如下：

「關於外蒙和蘇聯出兵兩個問題，一般極爲注意。據你的觀察如何呢？」一位朋友問紹禹先生。

「外蒙的出兵問題，」紹禹先生答：「實際上就是蘇聯出兵的問題，因爲外蒙人口共只八十萬，並且據最近的統計，每三個人還有一個吡嘛，固然外蒙的軍隊是機械化的，有最新式坦克車，有飛機，有重砲，但是牠的常備軍共只三四萬。就是以最高限度而言，每十個人中抽一個人，也只有七八萬軍隊，還沒有餘力來幫助中國。」

「至於蘇聯，我們揭開列寧和斯達林論社會主義國家任務的著作，牠有幫助別國革命的義務，但就目前國際形勢看來，蘇聯出兵幫助中國的條件，還沒有成熟。第一、從前帝國主義國家是一條陣線來反對蘇聯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現在牠們因分裂而成爲兩條陣線，一條是和平陣線，一條是侵略陣線，這對於中國和蘇聯都是有利的。我們現在應當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對立，來增強自己的地位，不要弄得使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來反對自己，好像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那樣。在這種情形之下，假使蘇聯出兵，則英美害怕，倒在侵略陣線那邊去，反而對我們不利。第二、假定蘇聯出兵援助中國，則德意根據軍事同盟，便可從西方來進攻蘇聯。固然，現在蘇聯的力量，東西可單獨應付，但這樣一來，戰事範圍擴大，蘇聯要全力去對外，援助我們的力量，反而減少。所以，就目前的形勢說來，蘇聯出兵，對於中國，以及對於她自己，都是不利的。只要蘇聯能在物質上和專門人才方面，給我們以援助，新式的技術和自己的人力配合起來，我們就可以造成抗戰的堅強力量。」

「那末蘇聯和外蒙出兵的消息卻那兒來的？」

「這是日本和德國方面造的謠言。他們想用這手段來轉移中國民衆的視線，他們想用這方法給中國民衆

造成一種幻想，結果，蘇聯不出兵，便可使他們對蘇聯失望，以至反對。」

（實甫：與周陳秦三位先生談話紀略中之一段）

（三）

宣傳蘇聯出兵助我攻日的人，同時也宣傳外蒙古出兵。當我去年十二月見着這種消息以後，很多青年對我談起來總是帶着一種欣喜的態度。我知道蘇聯不會出兵助我攻日，因此外蒙古的出兵也不可能。誰也知道，在日本泡製的「滿洲國」未出現以前，外蒙古即已無形之中脫離了中國。它的脫離，是中國壓迫它嗎，不是的，中國不是帝國主義，沒有壓迫它過，自辛亥革命以後，國民黨宣布五族一家，合組中華民國。而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更明白承認國內民族的平等。所以外蒙古的無形脫離，乃是外力策動的結果，它脫離中國後怎樣呢？事事依賴蘇聯。在日德防共協定締結後，蘇聯為抵抗日本計，竟與它訂了一個互助條約。在這種情形下，外蒙古若出兵攻日，蘇聯亦必出兵攻日。然而蘇聯為了一國社會主義要努力建設，爲了努力建設須避免戰爭，所以對日曾提議過互不侵犯條約，日方雖爲防共的煙幕作用拒絕了，蘇聯則事事退讓，如中東路之交出，如軍艦被日擊沉之未決裂，如漁業條約之簽訂，是很明顯的事實。蘇聯對日如此，其不爲我出兵可知。蘇聯既不出兵，外蒙古又怎會出兵？所以外蒙古出兵的消息是叫喚蘇聯助我出兵攻日的人的宣傳作用，必然不可靠。

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種預料。

但是我們不能安於緘默，我們必須要說幾句話。

爲甚麼呢？

因爲外蒙古出兵，對於我們的抗戰有十分的重要性。這就是說，當着我們苦鬥死戰而且很多軍隊疲勞了和很多力量消耗了之際，外蒙古的出兵顯然是給我們增加一支生力軍，爲助很大。加之它的出兵，

不論是攻打熱河直趨山海關，或是攻打黑龍江拊僞滿洲國之背，在戰略上都有極大的作用，那時日本無疑地是縮短戰線，把駐在江蘇和浙江的軍隊調到華北，由津浦和平漢南下的企圖必然停止。我們收回了江蘇浙江，又不慮日軍南下，反之要開大軍到華北去與外蒙軍會師。這不是很明白的一條勝利捷徑嗎？站在這個見地上，我們十分盼望外蒙古出兵。

而且這種盼望有充分的理由。外蒙古是中國的領土。當着中國各省區，就是爲軍閥所割據的，都開軍隊上戰場之際，當着中國與日本正在鏖戰並且領土又失了很多之際，外蒙古是應該出兵的。假如說外蒙古與蘇聯有互助條約，外蒙古出兵，牽涉到蘇聯，加重了它的責任，那末我們就盼望蘇聯與外蒙古解除互助條約，讓外蒙古以中國領土的資格單獨出兵。

這種盼望也有充分的理由，蘇聯既是社會主義國家，並曾以幫助被壓迫民族自任，當然可以讓外蒙古解除互助條約。而且中國的抗戰消耗日本的力量，不是有爲蘇聯解除日本威脅的作用，對於蘇聯也有很大的幫助嗎？加之蘇聯是和平陣綫中的一員，反對侵略，當然不會把外蒙古看成它的屬地或殖民地，而不讓外蒙古恢復其爲中國領土，這樣，我們的盼望便是很合理的了。

因此，我們應該向蘇聯和外蒙古表示其對於外蒙古出兵之期待。

豈止外蒙古，對於新疆省，我們同樣應該向蘇聯和新疆省表示其新疆省出兵之期待。

(四)

由於近來沿海城市的失陷，敵軍在南北各線更兇猛的進攻，和國際間外援無由尋獲的時候，一般人對於抗戰的前途都異常地關懷着。前者雖然有些散佈敗北主義的空氣，但在最高領袖發表宣言，嚴詞予以糾正後，羣衆的意志非常集中，都是抱着自力更生的國策，決和日敵死拚到底，以期漸漸取得國際利我的各種援助。在此時機，實是抗戰以來第一個嚴重的關頭！

同時，由於中蘇大使的互換，新大使奧萊爾斯基蒞華和中共周陳森三代表到漢交換時見，大家又有一種新的興奮和希望。例如外蒙和蘇聯的出兵的二問題，又在民間普遍地生出希望。這個希望是否有它的合理性，有否實現的可能，以及這種來源如何，都須有番檢討才行。

在討論外蒙古的出兵以前，我得先鄭重地說，外蒙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在全國抗戰的今日，外蒙當然有出兵抗日的必要，而且是應有的義務。

然而，外蒙所以有出兵的問題，倒需要說明一下它的歷史關係。

自從滿清以迄民國成立以來，因為當局對於國內民族問題的漠視和措置失策，外蒙便入於恍惚的狀態中。又因白俄謝米諾夫部隊竄入外蒙，引起了蘇俄的抗議，並自動地派兵入蒙剿滅。這樣，蘇聯便事實上佔領了外蒙，並與蒙古訂定了「俄蒙密約」，成立了外蒙人民政府。民國十三年，加拉罕以蘇聯全權代表資格來華，表示中蘇睦誼和蘇聯無領土的野心，在北京簽訂了中蘇協定。在這協定中，蘇聯確認外蒙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尊重該領土內中國的主權。但以後來中蘇多故，外蒙又陷於不明狀態中。

前年訂定的蘇蒙互助協定，雖與十三年的中蘇協定的精神背叛，但以當時日寇進攻激烈，一時便利行事，而蘇聯仍以聲明中國在外蒙有宗主權的原則，還是承認外蒙是屬於我國的。

去年抗戰開始，中蘇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尤其是在第三條規定，表示兩方尊重中蘇協定的精神，由此可見，外蒙在蘇聯心目中，應該只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外蒙當此全面抗戰時，應該出兵抗日，不應該袖手旁觀，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因此，國人希望外蒙出兵，自然是一個合理的期望，尤其當日本侵略先軍已臨蒙邊，全國岌岌可危時，大家眼巴巴地仰望外蒙同胞出兵衛國，當然是一個應有的態度。

可是陳紹禹先生却說：「外蒙出兵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蘇聯出兵問題。因為外蒙人口共只八十萬，

並且據最近的統計，每三個人還有一個啦嘛。固然外蒙的軍隊是機械化，有最新式的坦克車，有飛機，有重砲，但是牠的常備軍共只有三四萬。就是以最高限度而言，每十個中抽一個人，也只有七八萬軍隊，還沒有餘力來幫助中國。（見抗戰三十二期與周陳秦三位先生談話記略一文中。又據蘇聯國際情報記載，外蒙常備兵十五萬，戰時可出兵三十萬人）。

依陳紹禹先生的意思來解釋，外蒙是屬於蘇聯的，而不是中國領土一部分，好像是外蒙出兵，不過是幫助另一國家打仗而已。這不但違反中蘇協定的意義，而且蘇俄自己也不決不會如此說法。這種理論，在舉國團結抗戰的當兒，真是萬萬應該慎重研究的。我們要告訴蒙古同胞，外蒙的祖國是中華民國，幫助中華祖國而抵抗敵人，這全是神聖的義務，如今中華祖國奮勇地起來自衛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小，形成舉國的戰線。你們也應和各位弟兄省份一樣，服從國民政府的命令，立興抗日之師，何況你們在目前的戰局，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呢？

誠如一般人所說的，「外蒙古取消獨立問題，的確的是民族抗戰發動後應該迫切促其實現的一件大事。但是不幸得很，到今天還有人把這個問題記在蘇聯的帳上，希望蘇聯對此有何舉動，實在不能不使人驚訝日本帝國主義所作宣傳的魔力之大，和幾年來漢奸理論拾頭後影響之深！」（見十月八日救亡日報揮逸羣作外蒙古取消獨立問題。）然而再看：「外蒙古的出兵問題，實際上就是蘇聯出共同問題」「外蒙古還沒有餘力來幫助中國」的一套話，出於中共領袖陳先生的口中，真使我們懷疑，也許是受了日本和漢奸理論的影響呢！

話雖如此，可是蘇聯在外蒙古有它的歷史關係，外蒙的獨立和出兵對於中國之友的蘇聯，自然也有它在國際信義上應盡的義務，好像過去有人盼望鮑格莫洛夫返蘇時，曾寄與很熱烈誠摯的希望一樣。

（何肇基：蘇聯外蒙出兵問題中之一段）

(五)

近來各地討論得很起勁的蘇聯外蒙出兵問題，看去好像很複雜，我以為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先說蘇聯出兵問題。蘇聯是另一國家。縱使我們對於其他國家只有精神上的同情，認為不能滿意；但嚴格地說，我們中華民國自然沒有權利強要他國出兵援我，而他國也無此項義務，出兵幫助另一國家。依照國聯盟約非戰公約等國際條約的規定，各國對日本固應為有效的制裁，而今蘇聯尚與其他與同盟的國家一樣，未曾有更積極的行動。然而，這也不能怪他。不過我們可以從此，得到一種認識，就是任何國家，都是百分之百地站在本國利益立場上來決定國策的，蘇聯也是一個國家，自然不能例外。祇是過去的自稱為前進的革命的輿論界，似乎歪曲地宣傳得太過火些，把蘇聯當作慈悲而又多能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一樣，所以給予民衆一種違反常識的幻想，現在民衆的幻想既為事實所破滅，說話自然不容易轉得過調子來。例如過去好些高呼對日絕交口號的，以為我們召回許大使以後，便可以增進蘇聯對我國的信任心，一定出兵共同抗日。現在許大使已經歸國了，事實上是否像前進先生們說的那樣簡單呢？像這種對蘇表示好意而不得其道的結果，反足以損及蘇聯的信譽，在宣傳技術上未免尙欠妥愜。

此行我們只要正確地認識蘇聯是另一國家，我們決不應以保護國希望於宗主國者來希望他，也決不宜對其過分諂諛，或任意詆毀，這在使民衆能明瞭獨立自由的國格之外，也可使聯俄政策循着平等的正路推進。

關於外蒙出兵問題，最近某刊物的論調，竟吞吞吐吐地說，外蒙應脫離中國，我們不應希望外蒙出兵，其實這可以說是「遁詞知其所窮」。不必說中國近世史，即稍有中國現代史知識的，稍知中蘇歷年條約內容者，也決不全那樣信口胡說。史地科是培養國民民族意識的必要工具，洵為確論。

外蒙出兵與蘇聯出兵是兩個問題，決不是一個問題。我以為先決的問題，是：

(一) 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呢？還是蘇聯的領土？

(二) 如外蒙是中國的領土，當祖國發生如此空前的危難時，依全民族抗戰來言也好，依國民義務來言也好，依各省動員先例來言也好，外蒙究竟有沒有出兵救國自救的義務與必要呢？

如果我們確定了這兩個前提，那全般問題也就解決了。我想，中華民國的國民，沒有不認爲外蒙是中國領土，而且地應盡國民義務。除非那位叫做「卜人」的，才有相反的觀念。就以蘇聯來說，中蘇協定中，曾明明白白地規定：「外蒙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尊重該領土內中國的主權，」即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第三條中，也曾同樣地表露了這種精神。然而，爲什麼生於斯，食於斯，養於斯的中國人，反不承認是本國的領土？這是不是漢奸的論調？

有人以爲外蒙出兵問題，實際上就是蘇聯出兵問題，這就是他們只重視了蘇蒙協定，而忘却了中俄協定的基本精神，重視了蘇聯的國家利益，而忘却了自己國家利益的緣故！誰也知道，蘇聯至今仍是緊握着外蒙的宗主權。可是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協訂以後，他便應履行中蘇協定的信言，取消破壞中國主權行政領土完整的蘇蒙協定，實現加拉罕的前言，這樣，外蒙自然可以出兵，蘇聯也不必跟着出兵。不過這種權利的獲得，我們應該根據互不侵犯條約的規定及聯俄政策的精神來進行交涉。蘇聯希望我國進步的話，也決不希望中國人的頭腦，竟至都像「卜人」那種石敬瑭型吳三桂型的奴才思想。黑字寫在白紙上的條約如能實行，即於中蘇邦交的前途，也屬更有裨益！

卜人先生說，我們有什麼臉叫外蒙出兵。我真不知道，他有什麼臉說這樣卑鄙無恥的漢奸話。我很懷疑着，那署名爲卜人的先生，是一位外國人的譯名，或許是幾時已經脫離了中國的國籍吧，我始終還是深深的懷疑着。

(何肇基：再論蘇聯外蒙出兵)

(六)

在六個月抗戰過程中，外蒙古出兵問題，已成爲言論界談得非常起勁的一個問題。我想把這個問題，再來檢討一番。

有人說，近三十年來，使外蒙和我們分開的責任要由外蒙來負呢；還是由我們來負？我們一向對於我們的兄弟民族從未盡過一點保護的責任，甚至也未有任何友誼上的來往，那在今天他用自己的力量強大了的時候，由於國際局勢不能立即出兵與日本直接作戰，我們怎樣可以怪外蒙。外蒙和我們早已「分開」，希望外蒙出兵者無異是阿Q這是最近所謂左派的論調。

筆

我們不能不沉痛地來研究這個問題，中華民族是漢、滿、蒙、回、藏五大族組成的大民族，中國當然是五族共有的國家。由於歷史的地理的種種原因，五族人民正待繼續努力，循着自然的結合力，團結成爲一個完整的統一國家。不過侵略我國的帝國主義者，歷年來乘機煽動分裂挑撥離間，這是我們應加防範的。我們讀近百年中國史，便是一部中華民族被宰割的血史。

使「外蒙和我們分開」的是誰？是外蒙嗎？是我們嗎？自然三十年來各當事者均有不容諉卸的一部分責任；然而負最大責任，有沒有其他的人呢？

對於中國邊疆侵略得最厲害而歷時最久長的，我們應該說是俄羅斯。就外蒙而論，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圖條約中，便議及外蒙問題。俄皇利用喇嘛教，勾結庫倫活佛，以及懷柔蒙古王公背我附俄，慫恿獨立的諸種陰謀，現在後進日本帝國主義者便接着正在抄他的老文章，歐戰以後，蘇聯內部發生革命，蒙古失其奧援，於是不能不重歸祖國取消自治。迨至白俄謝米諾夫部隊竄入外蒙，蘇聯藉口對我抗議，同時自由派兵入蒙攻伐，當時我國正因內顧無暇，遂坐視蘇聯拘禁活佛擁立活佛之妻額爾都尼，並於民國十二年訂立蒙俄密約，外蒙也就事實上做了蘇聯的囊中物。

這，我們只要看俄蒙間所訂的商約，開礦協定，鐵路電線等條約，以及密約的內容，便可恍然知道這些是強國對殖民地的手段。

畢竟蘇聯政府在外表上是揭櫫「反帝國主義」，「扶助弱小民族」的大旗的，對於中國的策略，在方法上自應有所改變。其在莫斯科發表的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的兩次對華宣言曾表示廢棄舊俄政府所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並交還其侵略之土地及人民；一九二二年又派全權代表加拉罕來華，發表蘇聯對華無領土野心的親密宣言。一九二四年在北京簽訂的中蘇協定，那是中蘇間關係開始的基本條約。不過關於中東路及外蒙問題，在事實上蘇聯還未盡放棄帝俄時代的舊路綫。

但是中蘇協定第五條中說：「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又民國十二年孫中山先生與蘇聯來華公使越飛聯合宣言中，也明文寫着：「蘇聯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這些條款，我們不能不認為寶貴的，當時在中國一般人民的心目中，當也必相信蘇聯會遵守條約的尊嚴。

由上述這一段歷史看來，可知近三十年來外蒙和祖國隔離的原因，不在外蒙本身，也不在我們這方面。過去的事實很明顯的告訴我們。然而蘇聯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仍然屢次宣言無領土的野心，明白承認外蒙為中國的領土，並尊重其主權，那末問題解決的方法，應該是很簡單的，為什麼至今還糾纏不清呢！

依照外交的文件來說，外蒙出兵保衛祖國，在我們固所希望，在外蒙同胞也必樂意，而蘇聯也當然應加贊助。際此全面抗戰的時候，外蒙出兵對於整個局面的好轉，是很重要的因子，也可以說不但是重要而且是必要。國人樂觀地希望外蒙出兵，熱情督促外蒙抗戰，真是千該萬當的！何況在國際方面，英美曾這樣期望我國，蘇俄也沒有公開反對，為什麼我國內反有少數的所謂左派人士和日本抱着同樣的希

望，說外蒙不必出兵呢？

外蒙出兵，我說是很重要而且是很迫要的。理由有三。

第一·這次抗戰是全民族的。全民族抗戰，應該包括組成整個民族的各分子一律動員，事實上回民的動員，蒙古的受編以及東北人民的反正，都是明顯的例子。而外蒙應該出兵，那是不必說的。即在中國共產黨在六個月前訂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第三項中也說：「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可見希望外蒙出兵，那是人同此心的天經地義，爲什麼現在有些共產黨員，對於中共綱領這一條反發表相反的言論，轉希望其取消呢？我們真不解他們轉變的原因，其用意究竟何在。

第二·此次抗戰是全民的。凡屬中華民國的兒女，自應一律參加抗戰，支持抗戰。外蒙是中國的土地，外蒙人民是中華的兒女，在國民義務上說，當然他們有出兵抗日的義務。希望並督促他們出兵，當然是在宣傳上及民衆運動上應該加緊的工作。那些說外蒙已與中國「分開」，「還沒有可能直接對日作戰」的，是別具肺腑的話，也可以說是漢奸的論調。

第三·此次抗戰也是全面的。要爭取抗戰的勝利，必須各方面各部門一律動員，而軍事動員，尤爲重要。外蒙軍備，有機械軍隊，有最新式的坦克車，飛機和大砲，常備兵有十五萬左右，相當的充實，而動員可至三十萬人，比任何省的兵額爲大。況且因爲軍事上的關係，很可能阻止敵軍的西進，威脅敵軍的南下，使整個戰局好轉過來。這樣，我們有什麼理由，還不希望還不督促外蒙迅即出兵嗎？

然而，外蒙出兵至今還是一個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員的文字中，由他們吞吞吐吐很不願意的神情中便可以看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我以爲解決問題的方法，在蘇聯應該坦白表明態度和實踐他的信言，那是很必要的！蘇聯應該尊重中蘇協定和孫越聯合宣言的精神，根本取消那破壞中國行政主權領土完整的俄

蒙密約和蘇蒙軍事條約，開始履行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約定，如此，中蘇邦交的前途，自然能有更進一步的親睦。

蘇聯實現他的信言，確認外蒙爲中國領土，取消爲外蒙所訂的任何條約，外蒙自然有出兵的可能，而蘇聯自己不出兵的國策，也不至爲所牽動。且蘇聯在國際間，也可以使歷年來對華政策，予人以更始之好感。這是開明的蘇聯政府應走之路，也是真正反侵略者自完完人，自立立人之光明大路。

總之，我們希望雙方實行中蘇協定和互不侵犯協定的條件，推進我們聯俄政策的正路。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協訂，固然值得我們欣悅；但是現在的情形，是協訂而尚未實踐，協訂而能實踐，那更值得我們欣悅。外蒙出兵與否，便是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實踐與否之試金石。不過我們亦應看其在我之責任，那就是根據條約方向蘇聯交涉以外，並要根據中山先生的國內民族團結的遺教，自動的去喚醒在催眠狀態中的外蒙同胞，使他們認清自己的地位，認清中華祖國的危機，高舉着抗日救國大纛，來參加這次神聖的全民族抗戰！

（葉溯中：督促外蒙出兵）

（七）

在最近的電訊中，又時常看見關於外蒙古出兵的消息。在有些自稱前進的人十們看來，當又以爲這是日本德國漢奸，及所謂托派匪徒在造謠。是不是因爲提到外蒙出兵，恐怕又要麻煩了蘇俄呢？

外蒙土地是中國的領土，外蒙人民是中華的兒女，爲什麼長房和敵人拚得你死我活的時候，二房反眼巴巴地儘管望着不作聲呢？希望外蒙出兵，是我們應有的希望！外蒙可以動員三十萬兵，比任何一省的兵額都大，而且在地理上說，能使整個抗戰形勢絕對的好轉。爲什麼我們不應該希望呢？

可是外蒙出兵的可能性只有二種。第一，蘇俄履行中山先生與越飛聯合宣言，及中俄協定的條文，

確認外蒙爲中國領土，取消違反原協定精神之俄蒙軍事密約；這樣蘇俄雖不興師，而外蒙也可以自由出兵，保衛祖國。第二，蘇俄對於外蒙的控制權雖不放鬆，但它自己有出兵的決心，由外蒙來打先鋒，自己準備接上去幫打。現在的情形，蘇俄既不出兵，俄蒙密約又不放棄，自然難怪效忠蘇俄，而忘記了全民族抗戰的意義者，說外蒙出兵是日本德國漢奸及什麼叫做托派的在造謠。

蘇俄是另一國家，它爲自己的利益，即不出兵援我，我們決不怪它。可是第一條路，蘇俄取消俄蒙密約任聽外蒙出兵，這是我們認爲真正堂堂的路。但這種辦法，據說在九國公約會議時，台維斯與艾登曾爲我國向李維諾夫交涉過很多次，卒無結果。

最後的希望，是我們高擎着民族自由獨立的火炬，來喚起在催眠狀態中的外蒙同胞，指引他們光明的前路，燃着了他們內蘊的民族の怒焰，燒斷了一切外鑠的枷鎖，拚棄了外裹糖衣的毒糧，蘇醒了「鎮靜」與「忍耐」的麻醉，激起了國民革命的狂潮，堅決地持着「中國人做中國主人翁」的意志，自主地來參加保衛祖國的神聖的全民族抗戰！

(汝安：督促外蒙出兵)

編者按：本章第三節係節自抗戰三日刊第三十二期實甫先生之與周陳秦三位先生談話紀略中之一段，但該文經陳紹禹(王明)先生在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新華日報登載聲明「此人發表事先既未得周陳秦三人中任何一人之同意，此文之內容，亦未曾交周陳秦三人中任何一人之寓目；因此，實甫先生此文是憑他自己所記憶所了解而寫的，與我原來談話內容及詞句，均不能相符。」云云。

又：本書係在一月底以前編完，本章所採文章有係在二月份中發表者，因其性質重要，立論精確，故臨時插入，特此附帶聲明。

討 論 大 綱

一・帝俄爲什麼要侵略外蒙古？

(1) 爲獲得海口；

(2) 因侵滿之失敗轉而注意外蒙。

二・外蒙古獨立

(1) 第一次獨立

a 原因——(一) 帝俄的誘惑；(二) 中國的革命；(三) 蒙人的主張。

b 時期——自一九一一年自一九一七年。

c 創導人及獨立後之主持人物。

(2) 取消自治——獨立

a 原因——(一) 白黨的擾亂；(二) 日本浪人的騷動；(三) 蒙人對無自治力的自覺。

b 時期——一九一七年

e 對外蒙取消自治之有功人物——徐樹錚。

(3) 第二次獨立

a 原因——(一) 蘇俄的援助；(二) 外蒙左傾青的鼓動。(三) 日本略略的關係。

b 時期

c 中俄聲明文件之要點

(4) 外蒙獨立後與俄國關係

a 帝俄時代

b 蘇俄時代

c 獨立後外蒙與蘇俄訂立各種條約

三·外蒙古現狀

(1) 政治情形

a 國體及國旗

b 政府組織

c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d 導源外蒙獨立之國民黨及青年革命團

(2) 經濟情形

a 地理環境及交通狀況

b 農業

c 牧畜

d 工業

e 對外貿易

(3) 教育情形

a 小學教育

b 中學教育

c 高等教育

d 社會教育

(4) 外蒙人民生活情況

a 飲食

b 居住

c 行動

d 衣式

四·外蒙出兵問題

(1) 外蒙古的地位

a 從法律上來看

(1) 我國約法及憲法草案均列外蒙爲中國領土之一

(2) 民國二十年國民會議議決案只許外蒙自治不承認外蒙獨立

(3) 中蘇條約中承認中國對外蒙是有宗主權的

(4) 一九三六蘇蒙互助協定仍承認中蘇條約有效

(5) 國際上並沒有承認外蒙爲獨立國

a 從事實來看

(1) 外蒙雖然處在游離狀態之中但中國並未放棄外蒙

(2) 中蒙仍繼續通商華人入蒙並無如人他國之麻煩

(3) 外蒙的存在並非宣言脫離中國

(2) 外蒙應否取消獨立

a 從法律來看應取消

b 從事實看來應取消

(3) 外蒙出兵抗日問題

(1) 外蒙爲中國領土之一部份，當全面抗戰開始，應出兵抗日以盡其責。

(2) 自軍事上觀察，日軍已進迫蒙邊，外蒙如出兵，適拊擊其背。

(3) 外蒙常備兵數目雖少，但足以應付其邊境的抗戰。

(4) 外蒙出兵，雖因有蘇蒙協約的存在而未能實現；但該約並非限制外蒙出兵。

結論：外蒙應該出兵。

問題：如何督促外蒙出兵？